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不思議解脫—菩薩的關懷與正義

doi:10.29665/HS.201010.0001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釋昭慧

頁數/Page：7-3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不思議解脫

## 菩薩的關懷與正義

■ 釋昭慧主講／洪介之筆錄·洪真如、何翠萍整理（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六日）

【編按】

98年12月4日至6日，昭慧法師應香港妙華佛學會及香港理工大學佛學社之邀，一連三個晚上，以「解脫道與菩薩道」為主題，於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會議廳演講。三場子題分別是「寂滅為樂」、「緣起、護生、中道」、「不思議解脫」。層次由淺入深，第一天開示聲聞解脫道，第二天開示菩薩道的理論基礎，第三天再從中道講起，闡述菩薩道的實踐：不思議解脫的要領。

這三天的演講內容，已由妙華佛學會的洪真如、何翠萍、洪介之居士發心整理。第三天的講題「不思議解脫」，正好與本期主題相同，所以當作本期主題文章而全文刊載。

由於三天演講的主題有延續性，所以內容一部分是回顧前兩天的演講內容；為了保持這篇講記的完整性，也為了讓讀者更能瞭解何以有「不思議解脫」的可能，所以這些內容全部保留下來。

至於其他兩日的講記，因稿擠故擇期再行刊載。另外，此行在香港的系列演講，將會編輯成書出版，以饗讀者。

## 前言

各位法師、黃校長、各位居士：

大家晚安！前天講了聲聞解脫道之「寂滅為樂」，闡明解脫道的系統理論及運作方法，昨天開始講菩薩道的「緣起、護生、中道」。要打好菩薩道的根基，得先從「緣起」這個核心概念著手。緣起，是佛教的核心理論，也是世間運作的法則，是一個實際呈現而可以歸納出來的法則。為什麼一個冰冷冷的法則，可以推衍出燃燒生命熱情的護生理念？生命會誕生、衰落、凋零，這是自然現象，也是因緣生滅的法則，世間在「實然」層面確乎如此；可是，有何道理我們應當護念眾生，讓眾生免於恐懼、痛苦與死亡呢？

## 緣起與護生

緣起法則，乍看之下沒有叫我們應如何做，何所不做。它不像基督教、天主教直指上帝就是愛，立即可以推出一種價值觀，那就是愛人。緣起法則告訴我們，凡事緣生緣滅，表面上看來，並沒有要我們凡事慈悲以對。然而，我昨天的分析讓大家瞭解到，原來慈悲依然是在緣起法則中，是作為生命的我們所具備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不是本有的，也不是本無的，它是因緣所生法。作為有情的我們，有心靈、心識，有感通他者苦樂的能力，因此跟土木瓦石是不一樣的。既然每一個生命都很愛自己——我

愛，且具足感知他人的能力，道德感情就在這互動互通的管道裡油然而生起。它不是本有的，所以我們不必違背緣起論而宣說有一個真心；它也不是本無的，所以我們也大可不必認為，所有的道德情感都是外在附加、灌輸給我們的。

它是因緣所生法，所以可以在逆向操作中，讓人變得冷酷無情，溝通管道全部封閉；但是也可以順向地因勢利導，讓我們因為愛自己的緣故，而深知對方也愛他自己。在疼惜對方、易地而處的



昭慧法師應邀至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演講，闡述聲聞佛法與大乘佛法的解脫之道。（98.12.4 檔案照片）

情況下，學習讓自己的溝通管道更加暢通，瞭解到我們愛自己，對方也愛他自己，而逐漸地達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 中道

現在談第三個概念——「中道」。中道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從緣起法則提煉出來的實踐要領。

談到護生，是要護念全天下的眾生嗎？不可能，因為眾生無量無數，若無

中道智慧，護生會變成一個無從下手的概念遊戲。昨天有居士問我：「怎麼可能完全不殺生？別說是積極的護生，連消極的不殺生也很困難。」人活著連呼吸一口氣都很難不去干犯衆生，如果我們沒有中道智慧，無論是消極的不惱害衆生，還是積極的護念衆生，不論是消極的持戒，還是積極的布施，都會弄到我們困難煩惱，爲自己做得不夠圓滿，而充滿了罪惡感，或是索性全盤放棄，那怎能說是愉快的人生？

如果學佛變成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們怎能快樂施予別人呢？因此，一定要先具足快樂的能力，才有能力把快樂分享給別人。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千處祈求千處應，各位何曾見到觀世音菩薩是苦瓜臉的？菩薩是非常灑脫自在的，因爲聞聲救苦之外，還有進一步的訓練——衆生無邊誓願度，算算自己能度多少就多少個，度一個算一個，度兩個算一雙，這樣就好，不要想全部承包。雖然度衆生才能成佛，但如果你一個人度了所有衆生，那別人怎能成佛呢？讓一點機會給別人可以嗎？所以，當我們實踐護生時，必須從緣起法則中提煉出中道的智慧。

在原始佛教經典及大乘佛教經論裡，都非常重視「中道」。以《阿含經》來看中道，它進一步可開展爲八正道。中道的訓練，先從培養正確的觀念（正見）著手。有了正確的觀念，才能



昭慧、性廣法師趁演講之便到志蓮淨苑探望慧瑩長老尼，陪同長老尼散步。（98.12.4 檔案照片）

知道什麼是正確的目標，好讓自己貫徹意志朝向目標（正志）；還有正確的語言，正確的行爲，正當的職業，正確的精進力，正確的清淨意念，及正確的專注力，這都是離苦得樂的正確途徑，故名正道。

剛才我陳述了八正道，也許初學佛者尚不清楚它的內容，它是從觀念到行動，從專注力的培養到觀察力的敏銳，從生活的實踐而達到行爲的圓滿，是淨化人生的八種方法。

這八種方法名爲中道，我們不免會好奇：「正」與「中」有什麼關係？中就一定正確嗎？在此引用印順導師對中道的定義，這兩個定義正好來自「緣起」法則的領會：

「中」是中正、中心，即用中正不偏的態度與立場，深入人生爲本的事事物物的根本核心，窮究它的真相。解決一個問題，必須以中正不偏的立場，從關涉到的各方面去考察，在各方面結合點上深入推究，徹底了解問題的真相，才

能得到合理的解決。<sup>1</sup>

中正即是公正，要公正地待人，公正地辦事。昨天我跟大家強調，佛家重視公正原則，並非只能等到因果報應到來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才感覺到公正性的存在。正常而言，每一個人的內在，都因自通之法的啓發，而會產生或多或少善惡是非的判別能力；我們是有道德承擔能力的行爲主體，面對人事物的時候，必須用公正的心態，公正地對待自己和別人，不要偏心於自己與「自己人」；公正地對待你的同僚，不要偏心那幾個對你好的人；公正對待尊卑貴賤，不要看高不看低。有了公正的美德，生命中會減少很多煩惱。偏私少數的人，可能暫時會得到某些利益，會有一群死黨跟著你團團轉，但到頭來，你會樹立很多敵人。

在客觀方面看，我們必須把握緣起觀。由於見聞覺知都有因緣條件的限制，我們的見聞不可能無限，所以緣起不能夠無限量擴大到「一即一切」。

就理論而言，「一」與「一切」當然有關係，但如果沒有中道的智慧，就不能把握事件的核心，務實地解決問題。如果認爲一跟一切都有關係，那麼，你只能癱在地上動彈不得。

成功的人生，一定不是雜亂無章的人生，而是乾脆俐落、快刀斬亂麻的人生。所以在這麼複雜的因緣當中，要準確地抓住重點來解決問題，有多少因緣

就照顧多少重點，不要困在無量無數的因緣當中爬不出來，這就是中道。

所以，「中道」與「緣起」是緊密結合的。一個人要培養公正無私的品格，必然是在因緣生法中，逐漸培養出一種「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的精神，就事論事，不會以「我」爲中心，只照顧「我」及「與我相關」的人的利益，這樣才能夠真正達到中道的智慧。

「如來遠離二邊，說於中道」，是哪兩邊呢？我剛才只講了其中一邊，就是大而無當地講「一即一切」。中國佛教後來犯這個毛病很深，講「一即一切」，一定要聯繫到所有相互關係，這是其中一邊。另一邊則是剛愎自用，獨斷獨行，不能把握重點，不能廣納衆人。偏執一邊而沒有中道的智慧，必然是失敗的人生。

### 把握重點

「一即一切」爲什麼會有問題？例如，你可以上網，與全世界的網絡在理論上是同時相連的，但你是否可以同一時間上全世界的網站？不可能！你要先從想解決的問題，找一些關鍵字來查看，看哪些網址內會有你所想獲取的資料。我們對電腦網絡都如是處理，更何況面對人生？大而無當地將「一即一切」來做連結，將會形成一個非常沉重的人生，不能乾淨俐落。

我時常舉「蝴蝶效應」的例子：澳

洲一隻蝴蝶拍拍翅膀，經過許多因緣之後，可能形成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場龍捲風。生態環境層層緊扣，但你不能為了解決龍捲風問題，而叫蝴蝶不拍翅膀。即使殺死一隻蝴蝶，但仍有其他千千萬萬的蝴蝶；即使殺死了所有的蝴蝶，但還有老鷹呢！牠們的翅膀煽起的氣流不更厲害嗎？所以，若無法把握最切要的重點，或是獨斷獨行而無法照顧多方因緣，這都是不能把握「中心原則」，若在意自我或相關人等的利益，這是不能把握「中正」原則。這樣往往會做成非常危險的決定，而害己害人。歷史上發生過太多這樣的例子，我無法在此詳細述說。



一行人到志蓮淨苑向慧瑩長老尼請安。(98.12.5 檔案照片，左起：明廣、瑞深、彰妙、慧瑩長老尼、昭慧、耀行法師)

所以，中道如果沒有成為我們的人生觀，即使我們自認與一切的現象有某種牽連，即使內心慈悲洋溢，都還可能會走上大而無當的迷途。

有人會質疑：如果只找幾個重點，這樣會不會有判斷上的危險？「魔鬼就

藏在細節裡」，若只找幾個重點，有些地方雖重要卻隱而不現，很可能會令人產生錯誤的判斷。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我們還是要從中道的處世智慧提醒自己，千萬不要以為，學了佛，就是不起分別心，不執著，於是通通不作抉擇。其實，不抉擇的人生，與死人無異。

我們無時無刻不離抉擇，在抉擇的當下，要謹記維持中道的智慧，才能謙卑。謙卑的美德能使人意會到，自己不一定站在真理這一邊，即使已經做了多方考慮才下決定，但這個決定依然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會正確或是成功。即使抓住了重點，有些細節在當前是不重要的，可是在二、三十年後，它可能又成為重點了。

以下就是個好例子：民國四、五十年代的台灣，有大量退役軍人需要就業，因為台灣東西兩邊之間有中央山脈橫隔，國家就讓他們在山坡地開闢果園菜園，先總統蔣經國先生帶著官兵開山闢路，讓他們種植水果蔬菜，果園菜園紛紛成立。以前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政策，因為山嶺開發了，東西交通貫通了，新鮮的蔬菜和甜美的水果又便宜、又新鮮，我們不必再向日本、韓國購買水蜜桃與蘋果了，退役官兵也可謀得事業的第二春，一舉多得，有什麼不好呢？農業上山，在當時變成非常流行的政策，極度地被推崇。但是曾幾何時，台灣發生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水災與土石流，村落淹沒，

橋樑折斷，房屋倒塌，死傷不計其數。原來，農業上山後，砍伐森林大樹，種植淺根植物，造成了土質鬆動與流失，這往往是鉅大災難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才讓我們覺悟到，過往的人為開發，對山嶺實在是太過冒犯了。

很多人偏激地說：「有人把台灣的土地弄得滿目瘡痍，反正他們準備回大陸，抱持一種過客心態，竭澤而漁。」

可是我覺得，這樣說也未盡公允。之前，政府可能也有將某些重點作了把握，也經過各種利弊得失的分析，爲了公衆著想，於是才作這種政策的推行。可是「魔鬼藏在細節裡」，沒想到之後會產生種種問題。雖然有林務局管理山嶺，可是山老鼠更厲害，把千年百年的古木一株株砍伐下來。淺根植物除了造成土質鬆動與流失的問題外，高山蔬菜水果用了許多農藥和肥料，滲透在泥土裡，大雨後沖刷下來，成爲上游集水區水質優氧化的罪魁禍首。受到淤泥沖塞的影響，水庫淤積更加快速，縮短了使用的時限。然後，那些農藥與肥料又進入食物鏈中，被吸收到人體。問題衆多，這些都是決策當時沒有思考到的因緣。

## 中道與謙卑

依於上述「審慎抉擇依然未必正確」的案例，可知中道抉擇的人格特質。一個具足中道智慧的人，不能保證所有的抉擇都是正確的，因此他願意謙

卑，願意隨時承認錯誤。這有什麼好處呢？好處是不會自認爲代表真理。很多人爲的災難，來自認爲自己代表真理，認爲一定要殲滅對方，真理才能實行於世界。這樣的爭執，必將沒完沒了。一個有中道智慧的人，無論是情感、理智和意志，都比較能穩定運作，依此而安身立命，安常處順，因爲他有此認知：「經過周詳設計，仍然有可能出錯；別人也有其因緣局限，可是未必沒有部份的正確信息。」因此，他願意聆聽別人的聲音，願意多一點溝通，不會動不動就以「真理」自居，「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若用以「真理」自居的意識形態，封閉自己與對方的溝通渠道，自通之法就會被堵塞住了。

人類活在這個世間，基於動物的本能，爲了搶奪資源而發動戰爭，固然是悲劇；而更悲慘的是，在政治及宗教的意識形態上，認爲自己代表真理而發動戰爭，那才更加慘烈。有的人爲了愛對方，爲了自認爲的族群乃至人類利益，迫使對方必須跟自己的觀念一樣，要是不一樣，就害怕他們錯誤思想像黑死病一樣感染給別人，所以他們認爲，最好把對方改造成跟自己一個模樣，如果不能改造，就乾脆把他殺掉。

本來，自通之法是人與人、人與動物都一樣，四目交流，心心相感，總應該有一些感覺。可是有些人好像沒了感覺似的，看到對方受苦，心裡卻痛快無

比，恨不得再加一把勁讓對方受害更深。其實，這樣做並不是只有對方受苦，自己也身受其害，因為，沒有中道智慧的人生，老是覺得人錯我對，則處處都是敵人，無形中，自己也會成爲一個疑神疑鬼、鬼影幢幢的人。

例如在台灣，藍、綠兩大政黨經常惡鬥，他們都各執一詞，滔滔不絕，民衆紛紛陷入兩大陣營的情緒裡，本來生活形態相差無幾，但經過政治人物的推波助瀾，彼此堆滿莫名怨恨，於是每到選舉的時候，往往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導致夫婦反目，兄弟成仇。還有人穿著某一方的競選衣服外出，被人揍了一頓。無仇無怨，爲什麼揍他？爲什麼沒有啓動「自通之法」來將心比心：如果我落單在外，我願意被人家莫名其妙揍一頓嗎？這就是自認爲代表真理的氣焰和邪見，把所有與生命之間互相疼惜的通路都堵塞住了，無法推己及人。但是，如果有緣起中道的智慧，知道人們本就會在不同因緣條件下，出現不同的政治見解，有緣起護生的理念，體會到每一個生命都是好生畏死、趨樂避苦的，那你就會因爲彼此政見不同，而恨不得把對方除掉。

這是因緣生法，某些人有這樣的政治態度，某些人有其他的政治態度，每個人各有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史情懷，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國際與國內形勢，有不同的分析角度。人生不能再來一次，

一些從青年就跟隨老蔣先生從軍的人，怎麼容易改變他的政治立場？因爲這已是他的生命經驗與歷史情懷。一個從小就在日本統治下長大的台灣人，受到日本文化薰陶，你要他完全轉向如外省老兵，那也不可能的，因爲那是一種生命經驗與歷史情懷，血肉相連地成爲他生命的一部份了。所以我們要有自通之法，多多疼惜對方，把每個生命看成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學習著欣賞它，而不是因爲它與我不同而討厭它、排斥它。

理智上可以多作溝通，但要持友善的態度，站在理性與友善的平台上，很多事情就可以有討論的空間。我不能被你完全說服，可是我尊重你的想法，這就是中道的處世態度。我們一定要有緣起中道的智慧，這會讓我們減少很多敵人。看到每一個衆生都生起歡喜心，不要管他是否與我的政治或宗教信仰相同，這樣的人生會更加快樂。

總之，把握問題的重點（前面所述「中心」之義）而下判斷，但永遠不會認爲自己的判斷是絕對最好的，永遠保持謙虛，警惕自己：「目前我作的，只是相對來說最好的判斷。」一旦有更好、更正確的答案出現時，沒有面子問題，不必非要爲我贏你輸而爭辯到底。我們可以立刻就說：「我願意改變看法，我們願意改用更良好的方法。」

所以對於「中道」，我歸納了一個定義——「在可見聞覺知的因緣條件之



中，無私地作相對最好的抉擇。」特別提醒大家，所謂「可見聞覺知」，就是預留了感官與覺知有局限的伏筆，我們的眼耳鼻舌接觸有限，並不能窮盡所有因緣，所以在抉擇的時候，不敢肯定所有的抉擇都是絕對真理，而只能謙遜地承認，這是截至目前為止，相對最好的抉擇。

### 中道與無私

再強調一點，前述中道的定義，特別提到「無私」，那就是前面講「中」的定義時，所謂的「中正」——主觀方面要「中正」。在可見聞覺知的因緣條件中，要能做出最正確、最合適的抉擇，其前提必須是「無私」。

中道不能只是把握住重點。學生考試時都要把握住重點，成績越好的，把握住重點的能力愈強；愈會賺錢的，愈能把握致富的要領；能拿到愈多選票的人，愈是會掌握選民的愛憎。這都是善於把握重點的表現，但我們不能說這就叫作「中道」。光是把握住重點尚未足夠，還要「無私」，不為自己著想。否則，商賈也隨時因應可見聞覺知的因緣，作出商場上相對最好的抉擇，但那不叫做中道，只是賺取個人或公司的最大利益而已。政客也隨時因應可見聞覺知的因緣，作出政壇上相對最好的抉擇，但那不叫做中道，只是賺取個人或政黨的最大利益而已。所以，從自己出發而作盤算的抉擇，無論如何也不能叫做中道。

有些人雖然不會自私自利，可是判斷事理時無法掌握重點，糊裡糊塗，這種人也沒有中道的智慧。常聽到長輩說，好人不一定能共事，糊裡糊塗的爛好人，不要跟他共事。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想要成事，要有抉擇的智慧，有當機立斷的抉擇魄力。

### 不思議解脫

很多人學佛以後，將過去所學的知識、才能，全部放棄，認為那些東西都是垃圾。有云：「自讀金經之後，不讀人間糟粕書。」金經指佛經。那是對佛經極度的推崇，讀了佛經就不想再讀其他書籍，把它們全都視同糟粕，這種處世態度，就沒有中道的智慧。

要作得出相對最好的抉擇，這往往牽涉到很深廣的專業知識，這些深奧知識從哪裡來？你不能說都「靠佛經來告訴我們。」佛經畢竟不是百科全書，也不是各專業領域的教科書。我曾質疑那些以「原始佛教」自我標榜的人，原始經典何曾教我們應不應該看電影、打電腦，應不應該上網？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我們要有能力作主，生活不要變成別人的包袱。積極而言，我們要有能力貢獻正面的力量，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這時你不能說：「我憑著幾本佛經就成了萬事通」，這不符合緣起法則；你也不能說：「我因為佛經背得很熟，所以可以駕飛機。」這是沒道理的，因

為你沒有駕機訓練的因緣條件，如何會產生駕駛飛機的成果呢？

所以，緣起、護生與中道的智慧，不是讓我們把自己封在經典裡自我滿足，再也不探頭瞭解外在世界，而是讓我們將經典中，佛陀與聖者所教授的「緣起、護生與中道」法義，靈活運用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來大展身手。這就是接下來要講的主題：「不思議解脫」。

「不思議解脫」的概念來自《華嚴經》，昨天與今天我所講的內容，都是從原始佛教《阿含經》的理論脈絡來作深層分析。難道，原始佛教經典就只講述解脫道嗎？其實不然，菩薩道正可從《阿含經》的「緣起、護生、中道」智慧，開展出「不思議解脫」的無限風光。因此接下來就用「不思議解脫」這個題目，讓大家領略《華嚴經》裡佛菩薩不可思議的境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它叫「不思議解脫」呢？因為這種解脫實在太不可思議了。《華嚴經》裡諸菩薩的種種神妙境界，還有佛陀放種種光，演說種種妙法，衆生隨類各得其解，忽然間，從十方法界湧出無量無數的諸菩薩衆、天龍八部，都來聞法，蓮華藏世界重重無盡，種種的佛國土境界，都是不可思議的高妙境界。這種高來高去的境界，離我們太遙遠了，我們的境界那麼低，沒有實質的體證，會覺得有如在看科幻小說。其實在《華嚴經》裡，對凡夫更大的鼓勵是，它所

教導的「不思議解脫法門」。

## 快樂的菩薩道

許多人認為，解脫要眼觀鼻、鼻觀心，沒有在樹下坐、塚間坐，好歹也應該乖乖地在禪堂打坐，『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多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少去沾惹是非，唯恐離衆生過近而被干擾，所以「入山唯恐不深」，以為這樣才能解脫。有些人認為：「人間佛教，一下子到高雄救災，一下子到菲律賓救災，一下子到土耳其救災，等一下又到美國救災，這樣就能夠解脫嗎？這種人做一點善事，只是人天功德而已。」有些人嘴巴更毒，說這些人只是與衆生的貪瞋癡攪成一團而不得超脫，甚至扣帽子說：「這些人不追求神聖境界，豈不是讓佛教腐化、俗化了嗎？」

大家都知道，我的筆也挺毒辣的。我於是反駁他們：「你們常常無所作為，老是攻擊人家行善。如果依你們的說法，『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多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少去沾惹是非，管好自己就夠了，管人家做什麼呢？你們這種隱遁僧，衆生事當作『閒事』而非『正事』，那你們就不應該『管閒事』，但你老是對別人的作為在說長道短，下指導棋，這顯示什麼？這顯示你們沒有守好身、口、意業，違背隱遁原則，講解脫道都不夠資格！」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些質疑？很簡單，說登山沒有意思的人，他一定沒登

過山；說游泳沒意思的人，他一定沒遊過泳；說菩薩道苦不堪言的人，他一定未行過菩薩道。他們常常說：「別人覺得登高山很偉大，但這個過程付出代價太多，我不喜歡。你認為游泳很快樂，但須冒很大的風險，我也不要。你認為行菩薩道可以成佛，確實是很風光（他們腦袋裡只有『風光』兩字），可是這得生生世世跟衆生出生入死，頭出頭沒於驢胎馬腹，一點把握都沒有，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這些人都是旁觀者，不知箇中滋味，這叫做外行話。你問登山者，一定要登到頂峰才快樂嗎？其實他每走一步，都是有苦有樂，苦中帶樂，回味無窮，每一時刻都有感受。同樣地，你質疑行菩薩道苦不堪言，你哪裡知道菩薩道的箇中滋味呢！

我昨天講自通之法，大家應該意會到，它是道德基礎，是衆生或多或少具足的道德感情，菩薩道是從這裡再作深化及廣化的。為什麼菩薩不像他們所想像的，「但有諸苦，無有諸樂，到了成佛那一刻才有快樂，代價太高？」那是因為，用自通之法，自他互易，即使還在凡夫「衆生緣慈」的程度，每一個緣念衆生而湧生的慈心，都是快樂的。

這就是我第一天所講的原理，布施為什麼快樂？當你看到別人因你仁慈的對待而充滿喜樂，你當下就會感受到滿足。而倘若你愈在乎自己是否獲得利益，將愈會因利益還不夠多、還不夠大

而覺得自己匱乏。如果能常常幫助別人，不在乎自己少了什麼，這種人的生活其樂無窮。他常常關注別人，只想讓對方離苦得樂，而不會想如何得到回報。他在每個會遇其他生命的時刻，易地而處，設想自己如果是對方，會希望得到什麼樣的對待。

你不要輕看那只是一個凡夫「衆生緣慈」的境界，道德習慣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培養出來的。當他一次、兩次、三次……如是作為，起先可能是勉力為之，到後來就可以任運為之。他生命中會充滿一種忘己為他的熱情，為了別人的事而奮不顧身，將自己的事先攔在一邊。我就不信這樣的人會有多痛苦，因為他隨時都在「因利他而忘我」的法喜之中。

我前天講解脫道時提到，「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為何會法喜充滿？因為這時他所專注的對象是自己的五蘊——在色身與心念的觀照下，找不到一個「我」的存在，無論遇到順境或逆境，都能「但見於法，不見於我」，這如何能不法喜充滿？這種工夫，這種能耐，也可以在菩薩道中出現。所以那些淺見的人認為：「行菩薩道的人不在禪堂用功，未能觀見五蘊的無常生滅，不會真正見法、證道。」這是錯誤的見解。從凡夫直接踏入菩薩道中的人，對自身五蘊的無常生滅雖然尚未具足觀照力，但他們在對一個又一個個衆生易地而處的慈悲照護當中，培養出了生命中

頑強的慣性，逢人立刻為對方著想，這時他也可以獲得法喜。因為這是一種「無私」的自我訓練。在每一個全心全意為人設想的當下，暫時忘卻自己的需求，看到別人的快樂而深感喜悅。在此無私心念的恆常訓練下，雖然不是照見自身五蘊如聚沫、水泡般的無常無我，可是不在意的得失、不渴求自己的欲望獲得滿足，這就會讓他變得很快樂。當眾生有苦難的時候，他忘我地走到眾生身邊，見眾生被救出苦海，他就欣然雀躍，疲憊感一掃而空。

在座有一些慈濟人就知道，哪裡出現災難，第一個到災區的就是慈濟人。難道他們不怕死嗎？在那個當下，他們只想到那些苦難的有情，雖然不認識這些災民，但只要一想到他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整顆心就充滿熱情，一定要進去做點什麼才安心。在服務災民的當下，身體哪裡酸、哪裡痛，他們都毫不察覺，經常是忙了一天，晚上躺下來，才周身酸痛至動彈不得，才發現自己的筋骨好像快要解體了。那種心志，真的是任重道遠，死而無憾！

我曾經跟證嚴法師談起這樣的體會，她立即舉例作出印證。她說，某些慈濟人患了末期癌症，痛不痛？當然很痛。但他們可毫不擔心自己會不會進入驢胎馬腹，他們竟然跟證嚴上人說：「我死了以後，很快就會再回來做慈濟。」各位看他們厲不厲害？生命中最

大的恐懼，豈不就是死亡？這些凡夫慈濟人，竟然做慈濟做到不怕死亡，這就是「不思議解脫」，還未到最高境界的，出神入化如《華嚴經》中的不思議解脫，都已經夠我們回味無窮的了。

菩薩行者面對眾生苦難時，用慈悲心無私無我地助其離苦得樂，在眾生離苦得樂的當下，得到清涼的法喜。這時的清涼安穩，不是來自個人身體的舒適，而是來自忘己利他。面對眾生快樂、成就，也不會生起妒忌心。有些人不耐他榮，別人有了成就，就說：「為什麼不是我？」或說：「有什麼了不起？」可是菩薩不會如此，菩薩見眾生快樂，就隨喜功德，歡喜得不得了。因為對方快樂，自己就更加快樂。他本來就要令對方離苦得樂，現在對方快樂，那豈不是正中下懷？哪會有妒忌的道理？

易地而處而逐漸忘我，如此漸進地修學，乃至千生萬劫的修學，每一階段，他都必然法喜充滿。他哪會掰手指頭計算，自行菩薩道以迄於今，到底已經過了多少時劫？到底還要多久才能成佛？每一分、每一秒對他來講，其實都是一樣在法喜之中的。《普門品》中說：「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念念都不空過——人家快樂，我因隨喜功德而產生法喜。人家痛苦，我生起慈悲心去幫助他，從忘己利他的菩薩行中，也能得到法喜。自己遇到痛苦時，由於心念的純淨度強，也不至於煩惱深重。

這時倘若能夠以精進力修習四念住，進步就更快。原來在幫助眾生的過程中，已經將自己的貪瞋癡磨得十分稀薄了。

幫助眾生是一門很大的功課，因為在這過程中，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眾生，有些人對別人的恩惠毫不領情，有些人恩將仇報，菩薩道要可長可久而不退轉，那麼你得學習，面對眾生的這類反應而如如不動，連忍都用不著忍，因為忍了這口氣，表示心裡還有「我」。不問眾生如何回饋，利他之行儘管繼續做下去，這就對了。當然，我們也要隨時觀照並修正自己，看自己能否更加柔軟，更加善巧，不讓對方因自己的言行而生起煩惱。這樣自我磨練的過程漫長，但力量是很強大的。一個成功的菩薩行者，他只要用很短的時間，依四念住觀照五蘊，進步就可以非常迅速，一樣能在自己的五蘊法中「但見於法，不見於我」。

同樣都是覺知於苦，聲聞佛教對於苦的觀照非常敏銳而深刻。菩薩同樣覺知於苦，開展出來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生命風光。起始因利他心切，他們用較多時間關懷眾生的五蘊之苦。於利他而忘我後，當然還是一樣可以階段性地訓練自己「照見五蘊皆空」，再回過頭來，依空性相應的廣大心而去度化眾生。為什麼如此？因為這是他的習性，這就形成了所謂「菩薩根性」。他所獲得的解脫，就是所謂的「不思議解

脫」。為什麼不思議？因為真是不可思議極了！看起來，這些人不是一天到晚盤著腿，眼觀鼻、鼻觀心，不是整天在念「南無阿彌陀佛」，這些人忙進忙出，有時到醫院，有時到災區，到太平間，到垃圾場，更到屍首狼藉的災難現場，這種人竟然也可以解脫，你說這不是太不可思議了嗎？

有了這樣的理解，才能夠體會《華嚴經》裡許多菩薩的不可思議境界。我從《華嚴經》找了幾則例子與大家分享。

在「入法界品」中，有一位在海住城的具足優婆夷，是大富人家的長者，她住在一座豪宅之中，整座豪宅只有一個小小的器皿。這個器皿很神奇，居然能夠滿足眾生的種種欲樂，種種的美味飲食、上妙衣服、種種珍寶，隨眾生之所好樂而得滿足。當然，這是種象徵的筆法，這個神話比「阿拉丁神燈」還奇妙。可是當我看到這則故事時，我的腦海裡瞬間就浮現證嚴法師的影像。她是一位非常堅毅、慈悲的比丘尼，與志工們從縫製小小的童鞋，一針一線的縫補起家，用這一點點賣出去的所得來幫助眾生，一直到今天，竟然成為前所未見的、龐大的全球性慈善團體。在靜思精舍，證嚴法師住在小而簡樸的房間裏，用一個小小的遙控器，就能掌握全球慈濟人的救災、濟貧、醫病狀況。

具足優婆夷身邊有一萬個童女，隨眾生之所欲，分別把器皿中的食物分散

到各個有需求之眾生的手裡。如同這則故事，一個平凡貧窮的比丘尼，可以從一雙雙小布鞋開展到龐大的志業體，全球有四百萬慈濟人，在各處聞聲救苦，分發善款與物資到需要的人手中。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不思議解脫」的風光。這一切都是因緣生法，從一個人的願力，集合小部份人之願力，擴大到很多人的願力，大家的共願展轉聚集了無限資源，可以轉化許多眾生的共業。

在「入法界品」裡，還有許許多多非常動人的故事。有一位自在主童子，「童子」看起來當然是年輕人，可是他的本事很高，過去曾經在文殊師利菩薩座下學過佛法，入於所謂的「一切工巧大神通智光明」法門，在工巧技術上是一流的，他不但能做術數、計印等技術性工作，還會療治風癱、消瘦、中毒、鬼魅所著等疾病，還可以調煉種種仙藥，可以管理一切農田、商賈等事業。在今天來說，他會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企業家，但他會有時間一天到晚眼觀鼻、鼻觀心嗎？在他的座下，可能是成千上萬的員工、上萬的家庭要賴企業的盈餘來養活他們，他每一個投資的報酬率都要算得非常精準，一個投資錯誤，就可能令血本無歸乃至企業倒閉，他的數學怎能不好呢？

這樣的人在《華嚴經》裡，竟也是入不思議解脫門的一位典範性人物。更不要說還有其他各行各業的人，有

些人從商，有些人當船長，有些人是國王、法官、宗教師、富豪、工程師、乃至妓女，當眾生有需求時，隨著自己的專業技術，供應資生之具，使眾生無有匱乏。他們的風格各自不同，同樣是國王，妙光王於王座前，百千萬億珍珠瑪瑙與病緣湯藥資生之具，隨眾生心而作給施。無厭足王卻十分嚴厲，對作奸犯科的人一律施以重罰，斷手斷足，截耳截鼻，挑目斬首，剝皮解體，湯煮火焚，讓他們發聲號叫，如入地獄。但他也是入不可思議解脫門的菩薩。

而且這些菩薩都有一種共同的人格特質，就是「謙卑」。他們都很謙卑地說，他們只從這一門深入，他們精通的只此一門。就在這一門中，讓自己的專業技術做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然而這只是在技術上的操作而已嗎？不是的，這背後有一種無私利他的精神，他們運用這些專業知識來供養眾生，饒益有情。

經典中所記載的，不思議解脫的典範人物，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要得到不思議解脫，不是要放棄你原有的專業，而是用緣起、護生與中道的智慧，把自己的事業做到最好，發揮到極限。論專業，人人都有，長處個個不同。我個人在我的專業中可以做得頭頭是道，可是你若把我拉到「東亞運動會」來作田徑賽手，我就慘了。你看，菩薩們都說，他只精通於自己的專業。不要認為這些沒有用，不要認為學佛就要放棄

它。你要先思考，你的專業有沒有害人的成分？如果有，當然要放棄它。有沒有利人的成分？如果有，就要把它操練純熟，繼續研究發展，以饒益更多有情。這樣反覆操作，你就能夠在二六時中，用你的專業奉獻給衆生，讓衆生離苦得樂，同樣可以忘己利他而達到不思議解脫。

幫助衆生可以有很多形態，有時是菩薩低眉，關懷及救助弱小衆生，像慈濟人一樣。有時是怒目金剛，用來對付那些作姦犯科的惡棍，施以法律制裁，像無厭足王一樣；對那些因遇到惡棍而受苦的人，你趕快去施予無畏，不怕因此而得罪那些惡棍。這兩者可以並行而不悖，勿以為佛教只講慈悲，不講正義。我們要表達我們對惡法的批判，用強烈的手段來制止惡人爲惡，才能保障社會和諧，人心安寧。以為佛教只講慈悲的人，應該先看看不思議解脫中的無厭足王，他在公堂之上斷事，作姦犯科的一個個逃不過他的法眼，一個個被他處以極刑。當然，從人權方面來講，死刑不好，經文後面也說，這些被處罰的惡人是幻化出來的，目的是要嚇一嚇那些真正的惡人。有些壞人是要被嚇一嚇的，不是婆婆媽媽講一些教他悔改的話就奏效的。

### 菩薩的關懷與正義之行

菩薩低眉以關懷衆生這部分，這是

佛教的強項，你看慈濟充滿信心地說：「行入慈濟大藏經」，這個資料庫裡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所以我不再多說這方面的例子，我要多說佛教的弱項，就是落實關懷社會的正義。

沒有一個佛教徒喜歡社會動亂，沒有一個人會喜歡社會不和諧或內心不安寧。可是話說回來，如果和諧只是表象的和諧，既得利益者掠奪不義之財，弱勢衆生卻被壓得透不過氣，這難道是我們所要的和諧嗎？如果這樣還能緘默無語，我們對得起佛陀嗎？

在佛陀時代，印度有四種種姓，從婆羅門到賤種，大家本來各自認份而相安無事，但爲何佛陀仍要提出異議，提倡四姓平等呢？如果即使見到悲慘、痛苦的景象，我們都如如不動而內心安寧，恐怕這只是麻木不仁而已！麻木不仁若等同於內心安寧，那還不如當木頭、當石頭算了！《世說新語》有一句話說得好：「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太上（最高等的人）無情，不是無情無義，而是已經看多了世上的恩怨情仇，緣起緣滅。阿羅漢看到衆生生命的凋零，包括自己生命的凋零，都像水泡消失一般，不會有情緒的波動，連佛陀涅槃時，這些已經離欲的阿羅漢，也只是默然而已，沒有離欲的人才會痛哭一場。而「最下不及情」是指，下等的人也無情無義，對生命的悸動毫無感覺。我們這些人，就是

「情之所鍾」之輩，我們當然有情感，有所鍾愛疼惜的對象，怎能見到生命受苦、凋零而沒有感覺、內心安寧？這個安寧太假了！這是冷酷，一個習慣冷酷的人是不會安寧的，只會引起別人對他的反感。他對別人沒有感覺，但他對自己的感覺倒是很強，當別人對他反感的時候，他不會過得好，所以他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安寧。

因此，面對社會上某些體制的錯誤，政治的、觀念的、思想的、文化習俗的錯誤，佛門弟子應該勇敢地本著佛陀緣起、護生、中道的智慧，言所當言，行所當行。這不是讓你拿著機關槍來殺人，沒有那麼嚴重，可是往往要在先知先覺者發出聲音之後，慢慢地影響著少數人，慢慢地結合更多數的人，於是形成了所謂的輿論，來改造這個世界，改變錯誤的思想與觀念。

### 無人、無我、無衆生、無壽者相

這樣能入不思議解脫法門嗎？一定可以入！從經教來說，不但《華嚴經》裡入不思議解脫法門的大菩薩，種種任運自在以度化衆生的能耐是豐富例證，另外《金剛經》也說：「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只要能夠把握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這四大要領，那麼，一切善法都將是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好資糧，不可思議正在於

此。就像我前面所說的，衆生痛苦時，你可以因菩薩道而得法喜；衆生歡樂時，你也可以因菩薩道而得法喜。

第一天我講解脫道時曾說：當我們快樂的時候，可以觀緣起而得法喜；當我們痛苦的時候，同樣可以觀緣起而得法喜。行菩薩道也同樣，面對痛苦衆生而施予快樂，你可以得到法喜；面對惡棍，你若願意站在弱者的一邊，制止惡棍肆虐，並施以無畏來安慰那些受欺負的人，同樣你也能得到法喜。因為這同樣需要無私無我的智慧，否則，你心裏如果盤算：「我得罪他，他將來會報復我嗎？」那你就敢做了。那些願意這麼做的人，是因為他們重視「公正」，在中道的智慧中，他們已經具有「中正」的品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不會在意對方與自己必須維持何等友好的關係，只考慮減低乃至消除無辜者蒙受的傷害，這不就是無我的鍛鍊嗎？他們可以把這樣的品格深化、廣化，不單對個人如此，對體制、對政策、對法規，一一如此。他們把自我放下，全心全意專注地促成那一件又一件對衆生該有的公正對待，或令衆生免於傷害的處境，那麼他們一樣可以入不思議解脫法門，這種無私為他的專注力，就是菩薩的種種「三昧」。

解脫道講三三昧，而大乘經典裡，更有非常豐富的各種三昧，看得我們眼花撩亂。其實，三昧就是專注力，菩薩



的三昧，其專注力不是拿來觀照自己的無常、苦、空、無我，而是用來專注在專業技術的培養，專注在利益眾生的事行，讓專業技術與利生事行精益求精，廣益求廣。這個時候，他但求見法，不見於我，只見到那一件件利他事情的圓滿達成，沒有見到「我」的處境。明白到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心頭盤算，這才不會自怨自艾、顧影自憐、怨天尤人。

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做了那麼多，別人也沒有回報給我？」這是我見、有人見；若覺得「為什麼我做了這麼多，社會上都不知道這些豐功偉業是我所作的？」這是眾生見；若覺得「為什麼我好心卻沒看到好報？為何我積了那麼多功德，卻沒看到好處在哪裡？」這是壽者見。壽者見是在時間的長流中，想要見到自己行善的成果。菩薩如果有了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那麼所修的一些善法，都將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為他沒有緣起無我的智慧，目光如豆，想到的還是自己。所以他們會不甘願：「我付出太多，別人沒有回報；我要的是名譽，但走在路上人家不認識我；我付出那麼多，為什麼我沒有成為富翁？」這就是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如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見而修善法呢？不要以為那境界遙不可及，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試著做一做，

那就是專注於善法的目標，而不是專注於「我將會得到什麼」。像我在佛門中提倡佛門女性運動，從來就沒有希望佛門女性要感謝我，否則我會天天痛哭流涕的，因為女性反而最喜歡當柔順的小女人。由於我不是為了她們的答謝而去做，所以不求取她們的感謝。即使她們罵我，我也看成理所當然。為什麼？不是我的境界高，而是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很專注在每一件事情上，沒時間去想她們罵我的事，連多花一秒鐘去想她們罵我的內容，都是浪費我的生命。因為正經事都做不完了，還去想別人罵我做什麼？

我常常被罵，昨天就有個人寫字條罵了我一頓，可是你看我，活得那麼快樂，沒有半張「怨婦」的臉，你就知道當然有「箇中三昧」。因為，我只注意我要完成的事情，事情有成敗得失，但是個人的榮辱不放在心上。這樣一來，我雖然沒有得到不思議解脫，可是我變得十分自在。一個習慣被人家稱讚的人，是被寵壞的，經不起人家罵，臉皮也比較薄，給人家罵一罵，就覺得臉上塗了一些髒東西。常常被罵的人反而習慣了，覺得很輕鬆：「你怎麼罵我，我都沒有感覺。」這不是小小的一點解脫嗎？

我在第一天的演講裡告訴大家，所有的戒法都叫做「別別解脫」，每一條戒法處理好了，就是一小部份的解脫。

所以我對逆境的處理，特別有方法，對於別人不友善的對待及不友善的環境，也特別有辦法。這是我的功課，在這方面，我很自在。但是對於別人向我頂禮，我卻特別沒辦法安自在，在這方面，我還未修好功課。

專注力竟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當你全神貫注在所要完成的事情上，這時候，你啟動的就是中道智慧。雖然不是在禪堂中修禪觀，可是你已經直接在一一事緣上「觀法」了。這些法的因緣很複雜，甚至有時是短兵相接而必須瞬間決策。有些因緣，你可能看到，又可能看不到，可是你要下判斷，要做成決策。決策有成有敗，我們不要看到成功就狂喜，失敗就狂怒，因為這些都是因緣生法。如果常常在狂喜狂怒之中，不可能達到不思議解脫。我們盡了一切努力，成就了，固然很好，下一步，還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做，不要停留在那裡太久，讓自己得意忘形；失敗了，也已是盡了心，這個世間有那麼複雜的因緣，我們能做到的很有限，我們的因緣就是這樣，做了就好。凡做過一定留下痕跡，或多或少對這事情一定有幫助，已經很好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利生事業的專注力中，不斷地在每一個階段中忘我。

我昨天說，自通之法是道德基礎，沒有自通之法的基礎，只是認為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有時會認為自己在替天

行道。所以，我們做社會改革，千萬不要認為自己在替天行道，要承認自己也可能有盲點，有可能照顧不周，不要習慣地認為自己站在真理的一邊，習慣地用一種殲滅對手的態度來處世，否則社會改革者本身，還是會出現一些性格上的盲點。

香港的社會運動也是這樣的一種情景。昨天有一位香港朋友問我：社會運動當然是面對不公正、非正義的體制、政策，所以一定有一個「我」及一個被抗爭的對象，我們很難在對方有惡意的時候不起憎恨心，面對這種情形，我們應如何降伏其心，安住其心？

這真是善哉其問！在此正好分享我的心得。不錯，事情一定很可惡，你才會站出來，但是你也要從這裡「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看到那件事情或看到那個人為惡，要能夠判斷這個是惡。有些人說「非善非惡」，這很有問題，你當然要有善與惡的判斷標準，否則佛陀為什麼要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有些人嘴裡雖說「不見善、不見惡，不思善、不思惡」，可是連善惡都搞不清楚，這種人怎麼可能成就四正斷？他們連解脫道也不可能攀得上去！

四正斷是：「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除；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這是修道的基本功課，就像學太極拳前一定要先學會站穩馬步一樣，這是修道的基本功。我們要知道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知道惡後還要有能力制止惡。我們也要知道，惡是因緣生法，不要於惡人生起自性見，因為惡也是無常生滅的。我們不要樹敵，因為敵人也是因緣生法，也是無常生滅的。對惡人，我們當然要制止他作惡，可是不要對他生起瞋心，因為這樣就陷入了常見，認為有一個「他」是永遠這樣的惡，「他」的惡是真實不虛、獨立自存的。

我們只有泯除常見、我見，才能快樂樂地做社會改革運動。做過了，要船過水無痕，當下就「放下」，下一步還要做別的事情。我們不要每做一件事，就在內心結下一群仇人。這樣，我們的心就能夠在安穩之中，不會被憎恨所苦，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獨立不變、常恆自存的對象，可以讓我們對「他」生起憎恨之情，因為每一個人都不斷地在改變。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訓練，人生境界就大不同了。

我在台灣，做過幾次社會運動，有的成功，有的部份成功。像佛門女性運動，沒有所謂完全成功的可能，因為性別歧視像空氣與水，無所不在。如果一想到性別歧視依然存在，而對那些帶性別歧視的人起了自性見，那麼，男人與女人此刻在你的腦海裡，都變成了你的敵人。因此，不必這樣看待他們，同時不應把自己當成救世主，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總是做過了就留下一些痕跡。那些歧視女性的比丘看到我，多多少少收

斂了一點。我這樣也就自得其樂！不要因為看到很多女性喜歡做依附男性的溫柔小女人，就火冒三丈，因為那都是因緣生法，因緣造就了她們這個性格。既是因緣生法，我們就要坦然面對，這才能夠在逆境之中，快快樂樂地生活。

曾經有人問我：「昭慧法師，你做社會運動，有過什麼挫折經驗？」我想了半天，然後對他說：「我做過的事有成有敗，但想不出什麼叫作挫折，因為挫折一定是自己心裡覺得苦悶、覺得挫敗，我卻沒有這類感覺。就如一個小偷餓壞了去偷麵包，在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進入麵包店，一手抓著麵包就走，當然被逮個正著。警察盤問小偷，何以明目張膽拿取麵包？他說：『我只見到麵包。』我也是這樣，只專注於目標，在那個時候，無論個人的處境怎樣，心裡都覺得平淡。」

我曾經提倡佛誕放假運動，在台灣原本只有聖誕節放假，數十年來，有些法師也發過牢騷，向政府表達過不滿，但是政府不理會他們，說那麼多宗教，政府擺不平。後來，我趁2000總統大選之前，趕快發起佛誕放假運動。這種運動，需要找很多人來聯署，用公眾壓力向政府施壓，讓兩黨候選人表態才有機會。這也是因緣生法，要有中道智慧來就因緣下判斷，知道一定要在選舉前，不要在選舉後發起這種運動。運動要找很多人來支持，當然是要找普羅大眾，可

是聯署最好找一些名人，因為從政者其心不平等，總覺得名人比較有影響力。

我向來很討厭當SALES（推銷員），跟人家交談半天，原來是希望人家買你的東西，這麼做時，我總擔心自己心思不夠純正，所以我從來不喜歡做推銷員。可是推動佛誕放假的時候，我變成一個非常勇敢又有能力的卓越推銷員，提著公文袋，手裡隨時拿著一疊簽署單，到任何場合，不知道為什麼，就臉皮特別厚地向人家解釋，佛誕放假有多好多好，應該要怎樣怎樣，政府如何不公道、如何可惡，請大家一定要給我簽個名。有人拒絕了，我也不生氣，還說「謝謝你！謝謝你的指教。」轉身再找別人，不會花一秒鐘去生氣說：「你為什麼拒絕我？」我發現，原來我有潛力當推銷員。原來運動過程在無形中，就是培養個人堪能性的最佳場域，堪能性可以隨著個人的負載而越來越廣大。

有一次在佛教大法會中，剛巧長老法師慈悲，給我幾分鐘上臺發言，向大眾宣傳佛誕假期運動的機會，我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就向聽眾慷慨陳詞，說佛教如何受到政治人物的漠視，受到體制不公道的待遇，我們要如何表達我們的聲音。我還說，如果這些政治人物竟然不讓佛誕放假，呼籲大家一定要投另外一位候選人！前排政治人物的臉當場綠了。還有一次公開的佛教集會場合，我告訴法師們：「我們是出家人，

還怕什麼？人家要錢，我們不要錢；人家要權，我們不要權；人家怕死，我們可以不要命。誰怕誰？當然是他們怕我們！」你看，後來佛教界很多人真的燃起了熱情，這一仗竟然「逆轉勝」。

佛誕後來雖然沒有放假，但終於成為國定紀念日。第二年實施「週休二日制」，一些原本放假的政治紀念日也通通取消了放假。因為聖誕是掛在行憲紀念日的名義上放假，本來行政院版本也要將這個假日一併取消，當然很多基督徒立刻有所反應。當時唐飛剛出任行政院長，他先來一個試探，在媒體上說：「聖誕節可能要考慮立為假期，因為聖誕前晚很多人要跳舞。因應民衆的需要，我們可能會將聖誕節日做為假期。」我立刻二話不說，趕快寫了一封信給唐飛，然後找了幾位佛教會的人士，從教會呈遞公文。我告訴他：「唐院長，我非常樂見聖誕放假，但是請您因應廣大民衆的需求，同樣也讓佛誕放假，這才是公道的假日政策。」後來唐飛就不再提行憲紀念日放假這回事了。

我舉這個例子旨在說明，不思議解脫有多門可入，社會關懷之外，大家不要忽略了社會正義也是其中一門。

## 不思議解脫的無礙

講到這裡，講座快要結束了。很可惜，我無法把講義裡的每一部分內容，都向大家廣作說明，但這當中有三個結

構：第一是《華嚴經》「淨行品」，講初學菩薩如何入不思議解脫法門——修清淨行；第二是《華嚴經》「梵行品」，講到進階的修習無著行。有這兩個基礎，最後可以得證無礙果。講義中，證無礙果部份的頁數較多，主要是因為經文多，我個人想補述的內容並不多。

從「無礙果」的經文摘錄可以理解，為什麼名之為「不思議」。無礙是穿透性，像修奇門遁甲之類法術者，也有他的無礙功力，可以穿牆入室。原理很簡單，牆壁是地、水、火、風的色聚組合，修無礙之法就可以穿壁，這是在神通修習純熟以後，可以做到的事。銅牆鐵壁仍然是一堆分子的聚合，我們的色身也是分子的聚合，分子與分子之間當然有縫隙，所以穿牆入室不是什麼稀奇的事，那也只不過是一堆分子滲入、穿透另一堆分子的過程而已。可是菩薩的不思議解脫，難道只是穿牆入室而已嗎？那未免太小看他們了。

龍樹菩薩在學佛之前，曾經修過外道的隱身術，進入宮庭之中，侵犯宮中的女性。他與朋友三個人結伴而行，不幹好事，後來兩個朋友被殺，他隱在國王後面而僥倖逃過一劫。出去以後，因為這番震撼經驗，從此金盆洗手，進入佛門之中，成為首屈一指的大乘論師。所以純粹就技術來講，隱身術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不思議解脫的無礙，不只是在物理層面，更展現在心理層面。所以，大家還是要用我昨天所講的法義去瞭解它——自通之法、緣起法相的相關性、緣起法性的平等性。體悟即此，就能夠無礙通達於眾生之心，《金剛經》說：「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悉見。」為什麼能夠悉知悉見呢？為什麼如此神奇無礙？無礙果不會無緣無故蹦出，一定是在因地中修過無礙行，若沒有那個因，就得不到那個果。因地中的無礙如何而得？且看《華嚴經》這兩品經文所說的。認真地讀，才能知道華嚴法門的精華在哪裡，否則，滿天神佛看得眼花撩亂，卻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我們要從《淨行品》與《梵行品》裡，擷取重點來作為我們日常的功課，特別是《淨行品》講到的菩薩本業，這是初學菩薩的重要功課。講義中摘錄了長段經文，都是先講述面對某種情境，接著發願，當願眾生在某種情境中，得到喜悅與利益。把這個公式套進去，你看，菩薩在家可以發願，希望眾生能夠知道家的空性，而避免被家所逼迫。如果家裡高堂老母生病，黃口小兒饑餓，你就知道被家逼迫的感覺。萬一家裡需要醫藥費、教育費，而你卻剛好被解雇，就知道家本性空，也能夠瞭解，免除逼迫是多大的福報！孝順父母的時候，希望眾生如同善事於佛而護養一切。伎樂聚會時，都還能夠發願，當願

衆生以法自娛而了悟伎樂也是緣生性空，非真實性。

這樣一路下來，在家能夠如此，連穿著瓔珞、戴著首飾都一樣。諸位掛著項鍊、戴著戒指的時候，亦可學習發願，「當願衆生，捨諸偽飾，到真實處」。甚至出家以後，一串串發願，都是在行出家法的每一個當下，舉手投足、行住坐臥、持食、進食，都在那個動作的當下，用聯想法來祝福衆生，當願衆生離穢得淨，離苦得樂。

舉例來說：如廁時「當願衆生，棄貪瞋癡，闢除罪法」。沖馬桶時（事訖就水），也要「當願衆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洗淨的時候（洗滌形穢），也可「當願衆生，清淨調柔，畢竟無垢」。以水洗手時（以水盥掌），則是「當願衆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早上起來，以水洗面，要「當願衆生，得淨法門，永無垢染」。走路的時候，要「當願衆生，能行佛道，向無餘法」。一路走來，「涉路而去，當願衆生，履淨法界，心無障礙。」攀高路不要抱怨，覺得自己腿酸，「見昇高路，當願衆生，永出三界，心無怯弱。」走下坡路也可發願：「見趣下路，當願衆生，其心謙下，長佛善根。」若路上很多灰塵，「見路多塵，當願衆生，遠離塵盆，獲清淨法。」反之，路上纖塵不染，也是發願的好時機：「見路無塵，當願衆生，常行大

悲，其心潤澤。」

所以，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可修行，我們怎能說自己沒時間修行？若不浪費任何時間、任何場合，時時就著當前情境來聯想並祝福衆生，怎會達不到不思議解脫呢？

我記得曾經有一位碩士生來請教我，他的碩士論文是別人指導的，我不是他的指導老師。他來到弘誓學院已快到中午，傾談完畢，我請他留下來用餐，他說不用了，因為下午還要趕回去上班。這時候快要打板了，學院離車站有一段路程，當時天氣很熱，我說：「我開車送你去車站好了。」他在車上問我：「法師您那麼忙，有時間修行嗎？」我回答說：「我問你，你今天問我問題，我有沒有希望你回報我？我不是你的指導教授，我花那麼多的唇舌，對我沒有加分作用。你要回去，我開車送你，我如果留在學院裡舒舒服服用午齋多好，但是我願意陪著你，跟你一起曬太陽；我可以開口要學生來開車送你，可是我又不捨得，因為他們還沒有吃飯，所以我自己開車送你，讓你平安到車站。這不就是修行嗎？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相而修善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怎麼會認為我沒時間修行？我任何時間都在修行啊！」

《梵行品》的無著行內容很豐富，但演講時間已經快結束了，我不能耽誤

大家的時間，因此只用以上這個故事作結，以此勉勵大家！我是一個凡夫，各位也是凡夫，我做不到，各位一定也做不到！期待大家一同入不思議解脫門，讓佛法在這世間，成為衆生真正的依歸。

謝謝大家！

九九、十、十一，昭慧於景英樓修訂完稿

#### 註釋

1. 印順導師：〈中道之佛教〉，《佛法是救世之光》，頁146-147。

### 昭慧法師第三晚講座問答（節錄）

#### 何翠萍筆錄

問：《法華經》說聲聞人入涅槃是「醉三昧酒」，那是指什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大乘和聲聞乘的涅槃觀？

答：我今天講到這裏，大家就應該知道「醉三昧酒」是指什麼了。大乘和聲聞乘的聖者同樣都體會到寂滅為樂，因此不貪不著，但是菩薩心量廣大故，其三昧不只用在觀照自己，更能夠用在觀照利益衆生的任何事物上。

問：「人間佛教」不會否定神通，但也不會著重它，但大乘經中有很多「神變」和「不思議境界」的描述，我們應如何看待或理解？

答：不要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宗教

境界跟其他境界不同，你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見不到的不一定不存在。因為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受到個人業力因緣的限制，我們未必能夠見到、聽到、觸及到那些境界，但是不必否認，人家的因緣可能更為廣大，他緣對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境時，六根的接收器更好，他的回應六境時，六根的發報器也很強，因此可具足種種神變。我們這樣理解它就好了。凡夫的我們，先做凡夫的事情比較重要，不要滿天神佛，讓人看來只覺光怪陸離。

問：一般講「衆生緣慈」及「無緣大慈」是配搭為：凡夫——衆生緣慈，二乘——法緣慈，佛菩薩——無緣慈。阿羅漢的法緣慈不會只是看到「法有我無」吧？應是「法無實性」、也「無我」，這樣，「法緣慈」和「無緣慈」都是一樣，有何差別？請法師慈悲解說。謝謝！

答：從這個提問中可以看到，在座的聽眾佛學的程度很好。「法有我無」只是部派佛教一部分人的看法，並不是所有的部派都這樣認為。其實，從緣起正見來作觀照，當然應該是「法無實性」，如何會有「法」的自性可得呢？既然一切法都無實性，色、心組合的五蘊當然也無實性，又哪來的「我」呢？當然就「但見於法，不見有我」。「見法」，不是見到法的實在性，而是見到法的空性。因此「但見於法」並不等於



昭慧、性廣法師出席妙華佛學會第23屆佛學班結業典禮。  
（98.12.4 檔案照片，前排坐者左起：區佩儀、陳雁姿、  
梁志高（妙華佛學會會長）、昭慧法師、性廣法師、黃敏  
浩、麥國豪、陳國釗）

見到「法有」。

關於「法緣慈」和「無緣慈」的問題，為什麼有法緣慈？不要忘記，即使是解脫道的聖者，他們過去都可能有修習過慈無量心，無量心是可以修學的，但慈無量心未必得到法緣慈。慈無量心基本上是一種假想觀（勝解作意），觀想我的眼前有一個、兩個、三個……乃至無量眾生，我要把我的快樂散發到他們身上。「法緣慈」卻是就法的實相所作的真實作意。法緣慈的「法」，就是「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的「法」。「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當然就沒有「我」梗在中間，來把自己與眾生的通路關掉，於是慈悲心還是會在「法」的觀照中，遇境逢緣而啟動的，這就是「法緣慈」。

而且他在觀見於法的過程中，既不見我，就不會為自己的處境而憂悲惱苦，法喜就會油然而生起。一個沒有喜樂的人，沒有能力散發慈悲心給別人。

修慈無量心，要先觀想自己非常快樂，才能夠啟動無量心的機制。相對而言，一個人有「但見於法」的能力，就會獲得法喜，基本上他如果要慈憫眾生，是已具足了「自己喜樂」的能力，足以將喜樂擴及眾生，而這就是「法緣慈」。但是，如果心量不夠廣大，生命中沒有養成關心別人的習慣，那麼雖然「見法」，也未必就會習慣性地將這份法喜擴及眾生。這是「如是因，如是果」，因中未修菩薩行，要他急轉彎地在果地上轉入菩薩道，是很困難的。利生心行依然是慢慢培養出慣性，而成就「菩薩種姓」的。

「無緣大慈」，為什麼要用「大」來形容？因為它可以廣大，可以瞬間無條件地對任何眾生，生起純然利他的慈悲心。所以，要說聲聞與菩薩在法的觀照上、那種對空性、無我的體會，深度也許沒有差別，但是在廣度方面，當然是大有差別。這是我簡單的回答。

問：請問在日常生活中，怎樣修持「轉凡成聖」？請法師慈悲開示。阿彌陀佛！

答：我昨天已經講過，且不要說定與慧，光是戒——七聖戒，不殺盜淫、不妄語、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這七種戒法，如果你是用自通之法而修，不是為了「我將來要得好果報」，那麼它就叫做七聖戒，會是轉凡成聖的關鍵。所以，日常生活中當然可以修持轉凡成聖的法



門，如我剛才講到的不思議解脫，不但是消極地有所不爲——七聖戒，更要積極地有所爲，對任何會遇的生命散發慈悲心，對任何會遇的生命給予離苦得樂的祝福，任何情境都想到衆生的離苦得樂，這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起修。

問：昭慧法師您說，佛教不是消極的宗教。假如學佛的出發點是希望脫離人生的困苦，不用再輪迴，這種出發點又是否消極而有問題呢？

答：佛教是深觀緣起而啓發智慧的宗教。既然一切現象來自因緣和合，那麼，並非每一個人都是同一個模子做出來的，有些人的根性，就是要把脫離輪迴痛苦的解脫道當作要務，這有什麼消極可言？他依然是有所成辦，而非消極無所作爲。你祝福他就好了，爲什麼認爲他有問題？你才有問題呢！

問：我已八十高齡，只念地藏菩薩。我應如何修持？請法師指點。

答：這位老居士真是了不起，你能專注其心地念地藏菩薩，也已經很好了。當然也可請教其他大德，如何作四念處的觀照，相信這對你會很有幫助。念佛與念住兩者不是只能二選一的，你可以兼顧的。

問：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有分別嗎？

答：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當然有分別。無常是迅速生滅，在時間的流逝中不斷地改變；無我，是空間上的因緣聚合。但是無常與無我又是一體兩面，

不能純然切割的。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爲什麼不說成「諸行無我、諸法無常」？當然是有差別的。「行」是有爲法，一切有爲法都是因緣生、因緣滅，生生滅滅不已。諸法無我的「法」，則包括了有爲法，也包括無爲法，有爲法當然無常，可是無爲法沒有造作，沒有生滅、沒有變遷，它哪來的無常呀？可是在無爲法上，同樣也不可以生起自性見，所以「諸法無我」的「法」，是涵蓋有爲法與無爲法的。

在這個問題上，很抱歉，在此不是講佛法概論，必須就此打住了。

問：發願要有根據，請問怎樣才知道自己有否能力乘願再來？

答：你現在就可以知道你有沒有能力。你的心對衆生如果有熱切的情感，你就會有再來世間的願力。今生既然有了那個能量，怎可能死亡後就忽然消失？若以爲如此，那叫作斷滅見。度衆生的願力，死後當然還是會在因緣具足時持續下去的。◎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以眾生心為心—關懷·批判·包容—昭慧法師談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

doi:10.29665/HS.201010.0002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 伊雯

頁數/Page: 31-3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以衆生心爲心

## 關懷·批判·包容

### 昭慧法師談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

■ 受訪者：昭慧法師／採訪者：伊雯（《佛教觀察》雙月刊編輯）

訪談時間：98年4月2日

前言：

**昭**慧法師，祖籍廣東省梅縣，1957年出生於緬甸仰光，1965年返台。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文學士。1978年出家，1980年受具足戒於臺灣高雄龍泉寺。先後擔任新竹福嚴佛學院、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華嚴專宗學院暨佛教弘誓學院講席。1994年，講學於輔仁大學；1997年任教於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並爲佛教弘誓學院指導法師。2000年，擔任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現任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教授。著述有《如是我思》、《佛教倫理學》、《律學今詮》、《初期唯識思想》、《千載沉吟——新世紀的佛教女性思維》、《世紀新聲——當代臺灣佛教的入世與出世之爭》等二十餘種。

澎湖縣博弈公投開票結果記者會  
澎湖縣反賭場聯盟

9月26日  
公投一定要投反對票

澎湖博弈公投，以近4千票的差距逆轉大勝。開票結果出來，反賭聯盟立即召開記者會，歡呼「澎湖勝利！台灣勝利！」慶幸能與鄉親一起攜手擋下澎湖開設賭場的政策，這是澎湖人民的覺醒與勝利。（98.9.26 檔案照片）

昭慧法師作為當代佛學泰斗印順法師門下的弟子，參與印順法師的著述整理並合作《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先後主辦八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會。法師積極推行「人間佛教」的思想，關注現實人生，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1988年擔任中國佛教會護教組組長。1993年至1999年，擔任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1998年，於桃園縣成立「弘誓文教基金會」，並擔任第一屆董事長，以推動佛教弘誓學院僧教育為立會宗旨，為佛教寺院栽培僧材。主張男女平等，關懷弱勢群體，批判社會醜惡現象，是為海內外矚目的中青年一代佛教領袖人物。

昭慧法師的佛學研究成果與社會活動成就，也得到大陸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重視，並受邀在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學術機構作學術講演。2002年10月與2006年4月，昭慧法師先後二次在復旦大學舉行數場演講，並與復旦大學宗教學專業師生舉行學術交流。特別是2006年4月藉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謝希德報告廳所作的一場報告，到場聽眾500人，盛況空前。

今年4月2日，筆者藉隨團到臺灣商務考察之便，經王雷泉教授引薦，採訪了昭慧法師。在採訪法師之前，筆者就讀了幾篇臺灣媒體關於法師的報導，



王雷泉教授的學生伊雯居士於嵐園向昭慧法師進行訪談。（98.4.2 檔案照片）

很多記者把她描述成一個強硬的、喜歡發表異見的小辣椒似的女法師。但筆者和她近距離溝通和相處後，卻認定她是一個有情有義、真情真性、智慧包容的菩提道上的善女子。乘著此次難得的機緣，請法師就人間佛教、出家僧團的責任、社會關懷和社會批判等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筆者將完全用被採訪者的語言來完成這篇人物報導，目的是想通過直接閱讀法師的心聲，讓讀者更真實地瞭解人物，盡量避免因採訪報導者介入而可能形成的誤區。

## 訪談內容：

### 人間佛教

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是有感於中國佛教的鬼化傾向，一天到晚為死人念經，可是為活人做得不多。到後來印順導師繼承太虛大師的看法，又增加了其他角度。他認為往上追溯到印度，就已經有佛教扭曲的現象，也就是神化，

漂離了現實人間，所以他希望把佛陀拉回到人間，而不是被神化的一尊高高在上的神。爲了把這個定義，就是既非鬼化也非神化的佛教定義得更清晰一些，就稱它爲人間佛教。

印順導師在自己的專題中提到，梁漱溟有一次到漢藏交流院演講，講到他爲什麼會由佛入儒（當然後來又由儒入佛了），當時他說要關切的是此時、此地、此人。印順導師聽了就有很大的反省，爲什麼佛教會讓人覺得不是在此時此地此人？所以他才會去做歷史的研究，思想的研究，定出了人間佛教這樣一個辭彙。而後他就加強論述，形成種種跟人間佛教有關的文章跟演講，放在《佛在人間》一書中。

印順導師甚至一生都圍繞人間佛教這個主軸來做研究，他的專著意在對人間佛教做完整的歷史跟思想的論述。所謂人間佛教這是一個辭令，其實就是說如果要扣回到佛陀的本懷，我們做佛弟子的不應該背棄人間，而是要在人間實行正覺。這是一個整體的方向，當然事情的一些要領他也有提到，比如說重視青年的佛教，處世的佛教。在那個時代的法師裏面，他比較重視性別平等，扶持女衆。公益慈善當然也是他鼓勵的，認爲佛陀的教法不應該脫離苦難的人間，要讓衆生離苦得樂，這是佛陀菩薩行的本懷，我們應該要這麼做。在社會批判部分，其實在那個時代他也有做了

一些，甚至認爲不義的政策應該可以推翻等等，在那個時代來講，算是比較前衛的了。

於是人間佛教在印順導師的提倡之下在臺灣就發展起來了。之後佛光山星雲大師也提倡人間佛教，法鼓山也提倡人間佛教，證嚴法師也提倡人間佛教，幾乎人間佛教變成一個主流。比如法鼓山跟慈濟，強化了居士的作用，讓居士來分攤與大眾接近甚至是安慰苦難群衆的一些工作。整體來說，社會對佛教的觀感好了很多，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在社會認爲佛教是消極的、避世的觀感。

臺灣社會對佛教形象良好的觀感其實來自幾個因素。最主要的是出家人的素質高，大學畢業的很多。雖然難免有個別的出家人不上道，出現了社會新聞等等，但是整體來講，社會不容易一下對整個出家人的印象壞起來。在媒體上看到的那幾個法師，他們的教化很有那



「INEB2007全球大會」閉幕式上，Ajarn Sulak會長宣佈聘請昭慧法師代表比丘尼衆，擔任INEB第四位精神導師。並致贈比丘僧袋，象徵著他對昭慧法師所主導之佛門性別平等運動的大力支持。（96.9.2 檔案照片）

種chrismatic的力量，一般社會學講是審美的力量，非常有大眾的吸引力。他們讓社會改變了對佛教的觀感，大家被他們的人格和言辭的力量感動，很多人投入在他們門下。而認為佛教是腐敗的、落伍的、消極的，這種聲音就比較少。真正在大眾媒體中出現的是那種非常積極救世的形象。比如佛光山、法鼓山、慈濟要辦一個活動，會上媒體，這個絕對有因有緣，因為會讓媒體也認為這是一個社會的事情，而不是佛教內部的事情。

### 世俗與神聖

有很多人認為人間佛教可能會讓佛教導致俗化，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在《弘誓》雙月刊，就我的觀察是：腐化、俗化在人間佛教和傳統佛教都有，不能以偏概全。比如說，什麼最神聖？經本最神聖，佛像最神聖，但如果運用佛像做了對價關係的買賣，就把它拉到庸俗的層面。什麼最神聖？禪修最神聖，可是有的人有了一點境界，就索隱行怪，招攬許許多多的人力跟財力資源，用來堆疊屋頂，建得富麗堂皇。建了龐大的建築以後，接下來的維修管理也是問題，所以不斷地化緣，開口就是錢，用很多方式來募款，甚至激起人們貪嗔癡的心來較量功德，儘量多多掏出來，多多益善。諸如此類，難道不是腐化跟俗化嗎？所以不能用他是走傳統佛教還是人間佛教的路線來判定他是神聖的還是世俗的。

證嚴法師曾很謙虛地說，我這只是由善門入佛門。確實以慈濟在佛學上的研究來講，當然不是它的強項。可是人間佛教如果沒有門戶之見的時候，大家可以互補有無。因為總是會有強項和弱項，所以就自己的強項來奉獻人間，就自己的弱項來跟其他的有益團體互補有無，它未必見得是庸俗。

如果沒有慈濟，那些慈濟人就會默默在鄉下或者都會的底層，一輩子相夫教子，然後老去，可是，證嚴法師真的了不起，她把她們都整合起來，使她們活得很光彩，很有尊嚴，很有人生的意義！她們穿上慈濟服，就意識到我們是慈濟人，穿上這套衣服，我們就必須要溫柔敦厚、和藹可親，她們的自我形象期許那麼深刻，她們在社會上造成的力量是什麼？人家對慈濟的觀感是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說它是世俗嗎？其實沒有，它反而導引人心慢慢走向神聖，也許這個過程一下子看不到，但是你看她們身上真的很能夠把自己原來的生活圈圈打開，去關心其他人的苦難。你看她們散發出來的無我、無私的特質，不覺得也很神聖嗎？

### 關懷與批判 互補有無

當一個佛教組織，如慈濟，做到那麼大時，就一定有架構。這種架構一定是金字塔型的架構，金字塔型的架構要能夠鞏固的話，它一定有一個指揮系統，那麼這種指揮系統就意味著人是必

須要受到框限的，上命下達，需要非常嚴格地貫徹。而當這個集團越來越大，團隊越來越大時，很多的支持來自政府和財團，就會產生一些弊端，比如說它所幫助的弱勢人群的一些苦難，可能就來自這個政府的政策或財團的問題，那麼他們就不敢去面對。對待這個問題應該怎麼看呢？我起先是批判，後來我覺得我自己觀念應該改。

因為慈濟是一個NPO，是公益組織，他要用最大的可能性來幫助公益事業，來做成公益事業，而不是花太多力氣跟人家對抗，那會對這樣一個慈善機構造成傷害，往往也是對苦難人民造成傷害，所以他們爲了大善不得不容忍較小惡，他不可能既扮演NPO又扮演NGO，它應該扮演它的角色做它該做的事。佛教應該有更多的人來扮演NPO、NGO的角色，這樣大家互相搭配就好了。

我自認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最大的徵兆就是尊重每一個獨立個體的自主性，所以就不容易框成一個那麼龐大的團體。我們的弘誓文教基金會，其實是比較扁平化的組織。大家有因緣就共同生活在一起，有一些規約，所以這邊叫佛教弘誓學院。這個學院有辦佛學課，上課期間，大概有一百三十個學生會過來，平時有二十個人上下。這是一個學院，也是一個僧團，然後我們僧團辦了一個弘誓文教基金會，會做一些文教事業。

其中有一項是支持一個NGO的團體，叫做關懷生命協會，1993年成立的。那時候社運非常蓬勃，各種人群，勞工的、性別的、兒童的、原住民的……種種議題都出籠。但是就是動物，因爲它沒有選票，就被忽視。我們看到臺灣很多動物受苦受難，可是沒有任何法律來保障，於是就成立這個關懷生命協會，全力推動動物保護法的立法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正法案。除了法律方面，也在社會的教育文化上去推廣動物保護的觀念，遇到虐待動物的一些事件，立刻挺身出來指責，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NGO，我們一直不斷地持續做幾乎是跟政府對抗的事情。

除了保護動物，我們還反對政府推行賭博合法化。比如說1994年，臺北市長黃大洲想要推賭，我們就立刻站出來反對。因爲政府是被財團包圍，金權掛鉤，不顧人民死活，賭場一個一個要開，開了以後，其實得利的只是外國的賭博大亨，還有部分政客，炒地皮，賄賂。所以我們覺得政府一定要擋，可是怎麼擋？我們只能夠用NGO來擋它，關懷生命協會幫我圓滿這個願望，反賭博合法化，反賭場。

當我們站出來，我們發現很多的社運團體跟我們一樣，他們很熱情地結盟，把各個NGO結合在一起，成立反賭博合法化聯盟。比如說我自己跟葉智

魁教授兩個人，是最早在從事反賭博合法化，經常都是我們兩個人，他搖筆桿子，我搖筆桿子，寫點論文，寫點投書，找幾個社運團體的人，開記者會，或者拜會立法院的那些立法委員的黨團，希望他們不要通過那個法案，十幾年來我們的努力就是如此，今年它就是要通過，我們的危機感更強，我們就組織一千多人去立法院遊行。



台灣民間團體聯合召開記者會，聲援緬甸民主抗爭，要求緬甸軍政府釋放民運領袖翁山蘇姬與所有民主人士。(96.9.28 檔案照片)

### 心懷眾生 無我無怨

其實作為一個佛教法師，這些社會批判的事情並不好做，因為真的是怕沾鍋就不能下廚房。如果你要扮演一個法相莊嚴、高高在上的法師，根本這些東西你都碰不得，你一碰就被人家萬箭穿心，把你罵得不堪，一個法相莊嚴的法師何必受這些傷害？

人是不斷地去超越自己，而這種不斷超越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到後來對菩薩道充滿信心，是因為我走過了，我感覺到這條路是可走的，沒有他們所

說的那麼可怕，什麼驢胎馬腹，不知何去何從，還有什麼跟眾生的煩惱攪在一起。不會！那是因為智慧不足才會這樣，如果智慧具足，真的慢慢可以體會什麼叫做無我，他就會超越，而不跟眾生煩惱攪在一起的能力會增強，那是一個過程，根本不用擔心。而且心一直都在光明的狀態，怎麼可能會墮到驢胎馬腹的黑暗地方？就如磁石跟吸鐵感應繞交，一定有某些黑暗的東西跟人家相應，你才會被吸過去，如果你的心一直是光明的，是不會去那種黑暗地方。

至於說介意驢胎馬腹的處境，心裏想的還是「我」，不是「無我」，如果你當下在幫助眾生，你心裏只有眾生，哪裡想得到自己？哪會去左顧右盼、自怨自艾、自憐自愛？人不能太剛愎自用，應該多聽聽別人的意見，如果因緣照顧了，感覺應該這樣走，你就專心做這件事情，不要聽了這個，看了那個，就開始怨起來。凡是有怨，那個心都不真。

真的，你針對這個事情只有成敗的考量，當然會有感情，比如說反賭博合法化，如果哪天臺灣遍地開花開了賭場，我感情上還是會很不忍心，但是那種不忍不是說我竟然失敗了，因為我的成敗不重要，看到很多人因此受傷害，會覺得不忍。

NPO、NGO、禪堂中的禪者，他們的所緣境只要專注，只專注在這個所緣境上，那麼他達到的無我的效用是一



樣的。雖然呈現出不同的性格跟生命風光，可是趨向一樣無我的效果。

在NPO、NGO裏面，有些人可能也有一些很世俗的想法，比如很介意自己能不能在這裏得到某種名位、某種權柄，有沒有累積一些財富，這叫眾生相。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為看到禪堂有那種不上道的禪者，就不進禪堂；看到NPO、NGO裏面有一些面目可憎的、市儈之氣的人參入，就不想加入NPO、NGO。重點在於你要真的專注在那件事情上面，慢慢就可以超越自我。

通過我們的努力，可以改變很多事情。有些如果說業很重，我們這時候的因緣的力量還不夠的話，也不大容易，但是沒有努力嘗試，怎麼知道？在我的經驗中，其實很多時候共願力大，還是可以把它拉回來一些。

其實從事NGO，幾乎都在跟這個社會的共業，無論是體制的、還是觀念的共業在較勁，有時候你會看到它被改變。比如說我們都被叫尼姑，我就很生氣，一天到晚就在跟人家糾正，不准叫尼姑。從1988年開始，就成立護教組織，只要人家講尼姑，就一定把他糾正，私底下就私底下糾正，公開媒體的就公開媒體上把他糾正，到了現在，臺灣就幾乎很少人在講尼姑了，媒體上登出來的都是「比丘尼」，就是這份堅持嘛！當然這只是小小的一環，只是名稱的問題。但活在假相的世界裏面而沒有



早在民國87年，昭慧法師即已開始「比丘尼正名」運動。  
(87.11.26 檔案照片)

超越到名相之外的人，是會受名號導引的，所以當你把她叫尼姑的時候，那些報導其實都是跟色跟暴力有關，或者跟卑微有關，這個社會必須要尊重這個族群當時的感覺。可是你不爭取，他永遠都叫你尼姑。

眾生無邊誓願度，但是如果認為所有的眾生都要由你來度，未免太貪心了一點。因為因緣生法的我們因緣有限，能夠遇到的眾生也有限。不要到後來眾生成了一個概念，身邊苦難的人看都不看一眼。

### 僧團和寺院存在的社會意義

在任何的社會裏，都會有對生命有深度探索興趣的人，這些人，有些是單打獨鬥的，走向曠野或森林；有些就結合成為友伴，不但自己做生命探索，還在互助的過程中幫助他人做更多的事情。不只是佛教，其他宗教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說天主教，他們也有修士和修女一起組成的修會，這個修會彼此在夥伴關係之中，可以互相鼓舞，另外一

方面就是經驗可以傳承。在時間上，經驗可以傳承，在空間上，他們修道的經驗可以分享，帶領更多人去探索生命的意義。所以從這麼宏觀的角度來講，我覺得它是不分宗教，是跨時代、跨社會的。

至於說這麼一個團體，是不是非要獨身不可，從國際的宗教經驗來看，獨身不獨身各有利弊。獨身者面對的就是很多情欲的誘惑，發生醜聞的可能性就比較高，可是醜聞，不僅發生在獨身者，非獨身者也會有，這就是個人的品性問題。

然而只有獨身者才能跨越家的領域，共同制定出一些嚴守清貧的、無私奉獻的生活。因為一旦有了家，有了情感，有了愛情跟親情結合的一種家以後，道義上就要去顧慮各自的家，這時候就很難形成一種共同的修道團體。大概頂多也只能形成階段性的、訓練過程中的修道團體。

除了在修道部分以外，在社會的面向上，自古以來，各種宗教基本上還是想要幫助苦難，甚至於讓眾生離苦得樂，或者讓人們離苦得樂。這樣一種情懷，在基督教叫做愛德，在佛教叫做慈悲。基於它教義的實踐，必然也會從這個角度切入到社會去，運用本身團體的資源，無論是人力或者財力的資源，去做幫眾生離苦得樂的事業。在中國自古就有無盡藏或是寺院的慈善組織去做賑災、濟貧的活動，西方更是不勝枚舉，

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一些NPO的活動。慈濟是充分發揮了這一部分的特質。

慈濟如果當初不是證嚴法師這樣一個出家形象，她是一個在家女士，她有沒有可能會獲得那麼大的發展？世人對於修道人，除非修道人表現得太惡劣，否則他們對於修道人有一種很深層的人格信賴，覺得既然你能夠把世間很多東西放下，你應該是比較公正無私的。即使不見得都能夠達到這樣，但是世人會認為你是比較可信賴的。如果他又有一些公信力，比如證嚴法師的做法，她絕對把慈善的專款跟她們精舍的生活開銷全部切割，完全不動慈善專款，這種類似的作風被宣揚開來，當然就讓大家更有好感。

所以說，如果對這個世間濟貧救苦有幫助的話，我覺得宗教絕對是不能缺席的一環。再給我一次選擇，我認為我可能還是會選擇出家做事，就比如說我今天在臺灣社會，我不認為我的才能比很多傑出女性更高，可是你看我做過一些社會運動，大都成功，我不會飄飄然到忘了自己是誰。我常想我如果不是比丘尼，不是擁有一種宗教師的身份來發起一些運動，這個運動一定會成功嗎？

### 廣義上的菩薩

我覺得德不孤必有鄰，在反賭博合法化上，我們跟其他的宗教也一起面對社會上的問題。我之所以和基督教、天主教的領袖人物關係很友好，應該是頻率相近，彼此成爲朋友。一開始是從私

人的情誼開始，當你有了很深刻的、彼此無私的私人情誼的時候，它本身的宗教性其實高過一切，各自可以在自己的宗教系統裏去詮釋這份感情。比如在佛法的角度，我用因緣法來詮釋它，認為這就是非常好的因緣，我認為這些可敬的神父牧師也是善知識，他們活出人間的典範，所以我很祝福他們。看到這些心量廣大、心地光明的牧者，我認為他們培養出來的人，在他們的薰陶下還是往善的那一面在發展。

在人生的無盡的途徑之中，每一個良好的過程都應該祝福它，你不要強制他一定要今生就成為佛教徒，如果他的因緣不具足，他成為一個很好的天主教徒，非常美善的心，那也是趨向光明的心，從佛法來看，光明當然也就是感應到光明的所在，所以這些人他們將來成為天界眾生是絕對有可能的。從佛法來看，何必認為只有自己的宗教是得救的呢？只要這個宗教能夠讓人的善增長，讓人的惡消除，這個宗教一定能帶領人到達天界，即使他是在三界內，這也未嘗不好。而且那種常常為他人設想的道德觀培養起來以後，其實就在邁向無我，不把佛教當作一個標籤，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專利，你看到很多人，用無我的生命特質在做事，廣義地來講，這些人都叫做Bodhisattva，菩薩。

釋迦佛陀，他過去身也曾經是外道啊，曾經是猴子，曾經是獅子，那為

什麼要說這些人就是沒有佛教善根的人呢？人家就是菩薩，他只是用不同的角度去呈現了他現在的生命狀態。憑良心說，我看到了大部分的神父跟修女真的是慈眉善目，溫柔敦厚，溫文儒雅，人家身上很多人格特質呈現出來的那個美質跟善，不見得我們這些比丘、比丘尼身上都具足。

特別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神的僕人，所以他們做任何事情都歸功於上帝，佛法講無我，可是無我的境界太高了，所以你會看到，無我很遠，有些法師叫別人無我，掏錢來做無我的事業，可是成就的是一個大我，這個大我的頂端就是我，我是這個大我王國中的王，所以他建構出來的那種帝王氣象有時候都會讓我覺得還不如人家那種很謙卑地把自己當作神的僕人，所以學佛學得如果不道地的話，還不如人家。

#### ■《佛教觀察》佛學網站介紹

《佛教觀察》是復旦大學人文智慧課堂同學組織的禪學會，與復旦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一起承辦的內部刊物，同步建立的還有「佛教觀察網站」。

《佛教觀察》的編輯成員皆由禪學會的會員及宗教學系的師生組成，在宗教研究所所長王雷泉教授的帶領之下，以前瞻性的宏觀視角來關注中國佛教的發展，以推動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為職志。歡迎讀者上網閱覽精彩內容。

■網站：<http://www.buddha-eye.com>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cn/buddhaeye09>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無我的抗爭：甘甘訪昭慧法師

doi:10.29665/HS.201010.0003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蕭曉華

頁數/Page：40-4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無我的抗爭： 甘甘訪昭慧法師

■ 蕭曉華記



明報刊載甘甘訪問昭慧法師的報導。(98.12.13 檔案照片)

訪談時間：98年12月5日

在香港，有神父牧師為正義上街，卻很難想像僧侶會參加遊行。反觀台灣，起碼有一個昭慧法師，多年來在女權運動上據理力爭；反核四、反賭、爭取動物權益，她統統有份。佛法的「出世」跟社運的「入世」，似是迥然不同的處世之道。但當社運歌手甘甘讀過Rita Gross關於女性主義與佛教的著作後，卻發現這個信仰系統正好提供一套實用方法，讓社運人的那團火延綿不斷燃燒。

上週末，昭慧法師來港弘法，藝術家梁寶山趁機邀她接受訪問，並找來甘甘與她進行對話。說起來，昭慧法師和甘甘早在四年前的中大性別研究的論壇碰過面，後來甘甘還在自己的著作《走過浮花》上放上當時兩人的合照，以象徵自己從受洗天主教徒的背景轉向佛學研究的人生轉捩點，以及社運路途上所獲得的反省。「寫書時候心境很和平，但現在又在戰爭裡面，突然又迷失了。」

這場對話可能來得正及時。身為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暨研究所教授的昭慧法師，同樣也在社運、宗教、女性主義運動中走過十多個寒暑。為護教，她曾絕食抗議要求保留在大安森林公園的觀音像；為護生，她在任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時，策

劃通過「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別人說，她是佛教界麻煩人，走另類路線，但她全不攔在心上。「其實沒有想過參與抗爭，只是不忍啊。佛教倫理的其中一原則，就是要公正。」

## 正義怒火 方向對準

甘甘：憤怒有時像SARS，在空氣中傳染。因為最近反高鐵運動，我的朋友很生氣。那種憤怒令我很困擾，我曾認為它是源於正義感，後讀Rita Gross談社運中的憤怒原來是一種無常的情緒。可是在運動裏面，如果不引怒火為鬥爭力，似乎什麼都沒有了。但這個火，又會燒傷自己，怎麼找平衡？

昭慧法師：在台灣看到很多社運人士，習慣性反抗政府、惡勢力，可是到後來都有偏執的性格。然後回到同志裏頭，最容易惹到我們的，不是政府，是周遭的人。那火要注意燒的是什麼目的。你看伊斯蘭教徒的恐怖主義，到今天為止殺死最多的是穆斯林，不可能是基督徒或佛教徒。什葉派、遜尼派大家互噴。那火，不是噴到遠近的問題，是方向的問題。

那火應是湧向目標。知道有一群人用貪念和瞋念主導事情，使因緣往壞的方向走。如高鐵，一定是跟幾個政府官員有關，幾個財團有關，鎖定財團和政府噴火到他們身上，而不是用那把火，你我互噴。

甘甘：但有什麼方法，可以很關心、站得很前，但自己不生氣，不讓別人生氣？（如所謂「快樂的抗爭者」？）

昭慧法師：你的快樂一定要有依據。不把自己看得重要的時候就會快樂。你不會鎖定一個我為「抗爭者」，一個他為「被抗爭者」。因為佛教中的因緣生法，只有一股因緣，抗爭另外一股因緣。（只有抗爭，沒有抗爭者）我們的力量就是，用共願來轉換共業，所以共願的力量是要光明的。共願的力量如果以瞋治瞋，就不能夠達到目的，而會因為我們的瞋惱心，去激發別人的瞋惱心，令彼此之間在鬥爭。所以重點是在自我觀照之中，發覺盲點，然後去調整，這樣的話，社運才會做得長遠，質地較純。

## 留下痕 永不絕望

甘甘：我想台灣跟香港不同，台灣基本上是民主政體，香港就愈來愈不是。抗爭好像一定會輸，在這種情況下繼續鬥爭，傷害會很大，除了憤怒，還要處理絕望，怎麼辦？

昭慧法師：你看我們反賭運動是十幾年的歷史，一開始也沒有人看好。十幾年的能量，中間的過程很苦，常常換政權，常常有不同的政治人物講同樣的話，再加地方政客的力量，共業很長，所以先不要覺得絕望。其實在專制政體裏面，當民衆力量夠大，聲音夠多，政

治人物也不見得能一意孤行。相反在民主社會上，就像馬英九不能一個人決定事情，因為太多勢力掐住他的脖子，不能一個命令達到目的。所以我們能做多少，就多少。反正走過一定留下痕跡，我們奮鬥過了，別人也知香港的社運人是不好惹，下次他們做決定會小心。

### 女權運動 別做怨婦

甘甘：一九八七年藝術學院畢業公演一齣描述比丘尼（女眾）俗念糾葛的戲劇「思凡」，引動你首次與學生對立，想更進一步了解佛門女性主義現在的發展怎麼樣？

昭慧法師：女性運動比社運更複雜。它主要是面對文化，文化是無孔不入的，你任何時候會聽到語言上、禮俗上對女性的壓抑，那是無窮無盡的東西。所以你要快樂起來！不要做怨婦。女性主義者不要像受過什麼感情打擊，你就快樂給他看！這個時代那麼多女性主義運動，整體來說，女性地位緩慢地增高。如果當初每個人也覺得力量太少，女性運動不能持續到今天。第二，因緣是那麼複雜，拉的力量是那麼大，但最起碼我跟這個文化對抗中，我證明我存活的意義啊。去到一個地方，那一位男性是沙文主義的，看到我就心裏發毛，碰到我起碼假裝成文質彬彬，那我也算成功了！應該自得其樂。不然你任何時候都只會很生氣。當然也要看場

合，不是總要跟大家鬧場，你要看你的因緣到那個程度，你冒犯別人就更聽不進去，在適合的時候就提醒一下！

甘甘：二〇〇一年，十四世達賴喇嘛訪問台灣，你公開呼籲達賴喇嘛重新建立藏傳佛教的比丘尼僧團，後來又在印順導師九六嵩壽之「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中，公布「廢除八敬法宣言」，表示八敬法非佛說，佛教僧團不應該繼續遵守歧視女性的八敬法（註1）。

昭慧法師：之後還有很多過程。你不要把自己當救世主，當還有很多女人喜歡跪拜男人，你不要對這個事情生氣就是。這個體制是最惡的體制，我看到很多比丘是這樣墮落下去，任何場合也很緊張衝到前面，專看別人怎樣跪拜自己，要佔女性便宜。我要的是：你們對女性的尊重。所以我從來不喜歡參加佛教的場合。

甘甘：我曾因為一佛友說：「女身太髒了，下世要做男人」，引發撰寫論文《女身成佛——討論佛教女性的終極證悟與世間修行》，當中有研究八敬法的問題，但我發現，很多人也覺得廢不掉，因為她們出家以此為依據。

昭慧法師：為什麼出家是依據八敬法？是性別崇拜，是性器官崇拜！一個人成為修道人，他當然要注重防非止惡的力量。出家受戒，從此發願不這樣，這麼簡單，跟八敬法何干。這是有人要

把男性掛高，把女性搞到服服貼貼的。

不過，思想是一股力量。在台灣有個非常標榜八敬法的女眾道場，有天那個住持到「宗教性別國際會議」來，有個小記者問她，她說很認同。她們知道那條路走不通，會養大了一群好吃懶做的男眾，還不把你放在眼內。所以，時間拉長，大家走著瞧。我們就快快樂樂，不要太多瞋惱。我講起來好像很激動吧，但那個「人」放在心中多一分鐘也不值得。只是想，那個現象值得改善。

## 社運身心貼士

瞋惱很大，會有很多不舒服，嚴厲懲罰自己。久了怎會不得腫瘤、高血壓、心臟病、腸胃病，這些都是情緒招來的。一定要先觀照自己，這是投入社會運動中，細水長流的保護法。不然很快就變烈士，還未給別人殺，已經跑到病床上，因為全身都病。

昭慧法師說：「任何信仰也可靜坐禪修。方法是，首先讓心安靜下來，在身上找一個中性的力量，保持平穩，然後訓練專注力。訓練久了，每當生氣，只要做一個動作拉回來，你就不生氣了。瞋惱或憤怒就像人家丟出來的垃圾，我們又為何要把垃圾帶回家中？」

在旁的性廣法師繼續解釋禪修如何從無我開展到慈悲：「人最為困難，因為有我存在。有我的好處知道要活下去，餓了要吃，會保護自己。但有

我的麻煩在，從此我們兩個人就區分開來，你的疼痛跟我沒關係，或當我認為你是導致我痛苦的原因、阻礙我成功，我就想要跟你對立、跟你對抗。所以當『我』打開以後，人再沒有我執，真正的慈悲才可能出現，能夠關心到所有人的痛苦跟歡樂。」

## 註釋

註1：八敬法為佛教規定比丘尼（女眾）必須恭敬和尊重比丘（男眾）的八件要事，包括百歲尼要跪拜初出家的比丘、不可罵比丘、及每半月需向比丘教誡等。已圓寂的高僧聖嚴法師亦曾批評此法，讓自以為是的比丘作為壓制尼眾驅策尼眾的借口。

註2：釋昭慧：台灣人，現任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暨研究所教授。著名女尼，先後以《佛教倫理學》、《律學今詮》、《佛教規範倫理學》獲得升等認定。因從事社會運動，佛教界稱她為專搞顛覆的麻煩人物。

註3：甘甘（金佩璋）：社運歌手，文字作者，前灣仔區議員，佛法修行人，婦運分子、電台主持……身分眾多。從街頭到議會，學院到寺院，維園到天星中領悟世情，但最近又因反高鐵和政改問題苦惱。

## 延伸閱讀

《如是我思》，釋昭慧著，法界出版，1989年。  
《千載沉吟》，釋昭慧著，法界出版，1994年。  
《慈悲的革命》，大衛艾華斯著，有機生活，2005年。

《走過浮花》，金佩璋著，進一步，2007年。

◆本文刪節版刊12月13日香港明報週日特刊「星期日明報」，另於香港「獨立媒體」網頁全文刊載（<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383>）。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無私的風險與誘惑

doi:10.29665/HS.201010.0004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 : Spring

頁數/Page : 44-4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無私的風險與誘惑

■ Spring

日前在網路版的《弘誓雙月刊》上，讀到昭慧法師對「不思議解脫境界」的一番解說，法師的論述是她至目前的人生結論，我相信背後一定有支撐她如是信解、如是言說，與如是實踐的主、客觀條件，以及更深層細緻的內省過程，只是在那樣簡略的陳述中不容易被看到，因此有時可能會引起誤會，例如，該文提到：

「在無限的生命流中，都是在為眾生付出；付出的過程中，就可充滿慈悲喜捨，所以不會產生憂悲苦惱？」（昭文）

令人生喜和令人生苦的因素是不一樣的，喜樂的因生起，不代表致苦的種子可以得到對治或拔除。人會受苦是因為執著，自私只是致苦的因素之一，因此單靠「無私付出」這帖喜樂的藥並不能解決生命的根本痛苦，像推動紙風車劇團的李永豐、吳念真，乃至自殺身亡的前寶萊證券總裁白文正先生，他們都算是比較慷慨、無私的人，也熱心公益，但這樣的生命慣性並沒有將他們從憂鬱和躁鬱的痛苦中釋放出來。

「人越在意自己，就越是苦悶；越不顧及自己，就越是快樂？」（昭文）

在佛法中，所謂的「無我」，不是沒有我，而是叫人不要執著有一個永恆不變、獨立自存、具有主宰性的自我，所以，人對於短暫存在的那個具有假名、假相、假用的自我主體性，還是要很清楚的認知和承擔的。缺乏此種自知之明，在展現對他人的同理心時，很容易成為自我投射的幻影。

因此，我相信「人越在意自己，就越是苦悶」，原因是這個人對其生命的某一部分執著了；但對於「越不顧及自己，就越是快樂」這樣的陳述，我則持保留的態度，因為有時人是因為覺得自己的事不值得管或不想面對，才會丟下自己那些「沒有意義」或「煩

人」的事，轉而去管別人的事。

對一個缺乏主體性或逃避自我、棄絕自我的人而言，當他把「不顧及自己」的那個自己，或「不斷對衆生付出」的那個自己，當成「我」時，那種龐大的喜樂、自尊和虛榮也是很麻煩的，其背後的心理機轉很複雜，不是一句「緣起性空」所能克服和解釋過去（explain away）的。不過，如果有人那麼利根，我也很佩服的！

此外，一般人習慣把「無我」跟「無私」或「犧牲奉獻」之類的語詞並列而談，我認爲這不是恰當之舉，因爲「無我」屬於智慧層次的體悟，而非道德的訓令。一個人如果對名相的意義掌握不精確，思考也就不可能清晰，思考如果不清晰，即便以善爲名的行爲，有時也是充滿罪惡的，所以才會有「到地獄的道路，是由善意所鋪成的」這樣的話語流傳於世。

## 自護護他，護他自護

人類社會原本就是一種施與受的關係，有一種要求平衡的系統壓力和需求存在，一旦失衡，就會有人被困住，整個系統的運作也會阻滯不通，所以佛陀雖鼓勵菩薩布施其頭、目、腦髓、妻財、國財的全然奉獻與無著心行，卻也不忘強調「自利利他」和「自護護他，護他自護」的兩利心和平等行。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承認，人

世間的資源交換通常是遵循著功利互惠的法則進行的，例如，人性總是貴難得之貨，而花花轎子也是人抬人的！所以呢，一切還是要回歸到「如其因緣，平等示現」的實相觀察上，不要爲施與受的因地與果德預設太多直線式的邏輯推演，因爲邏輯的法則不等於心理運作的法則和系統移動的秩序。

我現在比較相信，唯有「自利的利他主義」，或者，優雅一點地說，「具有主體性或遵循愛的序位（the love of order）的利他主義」，才可能結出含藏公義與慈悲的健康果實。

我自己對「不思議解脫境界」的解釋是：每個人都應當努力從自己獨特的處境因緣中得度，無論是順是逆，當障礙不再成爲障礙時，便得解脫！

## 註釋

註：昭慧法師〈「不思議解脫」——出世與入世之間的平衡槓桿〉原文引用自：<http://www.awker.com/hongshi/mag/102/102-3.htm>。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歲末子夜探法義一對〈無私的風險與誘惑〉的回應

doi:10.29665/HS.201010.0005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釋昭慧

頁數/Page：46-4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歲末子夜探法義

## 對〈無私的風險與誘惑〉的回應

■ 釋昭慧

**謝**謝Spring的回應，我是在睡前想收信一下，怕延誤了重要公事的處理，但妳的論述十分精彩，讓我精神為之一振。

妳的觀察是細膩的，而且確實洞見「善的驕傲」或其他煩惱的雜質，會循「利他」方式而無所不在地滲入。

我早年對這些現象，曾採用隔岸觀火的批判態度，最後我謙遜地發現我的批判，是只見東隅而不見桑榆的，而且沒照顧到衆多面向的廣大因緣，甚至可能已傷了某些人的善心，這樣的反省與懺悔，讓我改變了行為模式。

不是變得鄉愿了，而是打自內心變得柔軟了，打自內心接納了那些吞吐日月的浩大江河；同時也接納了一項事實，即：長江大河會挾帶雜質滾鼓而下，但它的功效決非像我這樣的涓涓細流所能企及，這就是緣起世間的雜染相與清淨相。

只是，民主的問題要用更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同樣的，善念的雜質也要以更純淨的善念來洗刷它。一些生命層次較淺的人，倘若不被連哄帶騙地拋入到善的洪流，讓他們在幾近催眠狀態下加入行善者的行列，於這過程中獲得一種自我的滿足（那也是一種自利），那麼在三業肆意不善或放逸無所事事的身心狀態下，會更自誤而誤他的。

說到深處，「自利」或「利他」都還是「我相」與「人相」未除的隔礙。當我們洞觀緣起法相的脈絡密接，會使得「饒益」而非「匱乏」的狀態，是同體相關而不能截然分隔自他的。

不思議解脫的利他，不等於不管好自己的身與心；身與心不健康的人，不可能帶來他人的喜樂，反倒會成爲他人的包袱，因此，讓自己的身與心健康是我們的責任。讓自己的身與心健康，轉換成佛學名詞就是「自利」，不思議解脫也不能脫離這個基礎。其不同只是：不爲自利而自利，卻可爲了更大的負載而充實自己。

至於這樣做，是否依然在戀著另一種形式的我？其自我檢驗的簡易法則就是：無論是再偉大的功德（含善因與善果），我是否能隨時將這些功德「放下」？是否會有類似「吃嗎啡上癮」的感覺，而對這些功德戀戀不捨？在別人做同樣（乃至更好）的功德時，是否能打自內心對他們自在隨喜並充滿感恩？

身形不可能甩開影子，簡而言之：活著不可能擺脫身與心的五蘊，因此「我見」與「我愛」是如影隨形的，也因此華嚴經中的不思議解脫境界，不是沒有修習過程的。

要讓人不滑回到自我中心的頑強慣性，那是要具足正見、善巧與精進力的。倘若沒有正見、善巧與精進力，加入修習的過程，那種慣性會以各種面目，來掩飾「我見」與「我愛」的。

倘若沒有走過這樣一條自我訓練之路，那麼除非利根上器，（那也是宿世正見、善巧與精進力的因緣使然），否則很難不淪於「行善的傲慢」。

這也就是爲什麼馬丁路德，看到了贖罪券背後隱藏的功德論陷阱，要從教會的功德論中擺脫，而強調「因信稱義」，與「上帝白白的恩典」。但言語都會有表達的極限，這類「白白的」概念也依然是有其陷阱的。

佛法的深度與廣度，經常是在深刻的詰問之中，可以更清晰呈現的，這樣分享也讓我深爲法喜，歲末子夜竟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寫了一封深探法義的回函，這真是好的開始！

順祝  
新年快樂 六時吉祥

昭慧 合十 2009/12/31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邁向菩薩不思議解脫境界—共修開示（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doi:10.29665/HS.201010.0006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釋淨慧

頁數/Page：48-5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邁向菩薩不思議解脫境界

## 共修開示（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 昭慧法師主講 · 釋淨慧記錄

每個月一次的共修會，我一定排除萬難要來參加，這表示我對於共修會的重視，對於各位與會者的重視，因此，我也希望各位重視這每月一日的共修機緣。

天主教、基督教每個星期日都要到教堂、教會去望彌撒，因為這天是安息日，是要奉獻上帝的日子。上教堂、上教會，能讓他們的心靈充電，讓天主的愛充滿在他們的心中，就像車子沒油了，要加油、打打氣，又重新充滿了能源。因為有了天主的愛作為滋潤，每個人把這份愛分享到他的家庭、社會、工作崗位上，愛的能量就出現了。就像爸爸媽媽，晚上再疲憊，一聽到小嬰兒哇哇的哭叫聲，就起身忘記了疲憊，抖擻著精神給小嬰兒餵奶，所以愛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相較之下，佛家不用「愛」這個詞彙，但並不表示沒有這樣的心理狀態。在佛家的定義裡面，「愛」字由

與會大眾專心聆聽開示。（98.6.21 檔案照片）



於通常跟「我」放在一起，屬於我的就愛，不屬於我的就不愛。佛陀看穿了「愛」如果從「自我」出發，會產生這樣的毛病——其心不能平等。因此要讓心靈狀態向上提升，不從自我考量，而能夠將心比心地對待生命，這就稱為「慈」、「悲」。

我們誦讀到《普門品》偈頌：「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能除煩惱焰。」慈悲的力量竟然那麼大！有慈悲的滂沱法雨澆灌下來，竟能澆熄我們心中燃燒的煩惱烈燄。原來，在菩薩的心中，沒有屬於自己、屬於別人的差別，他的慈悲，沒有「我的」與「非我的」的界限。當他打破這界限、差別，「慈」與「悲」的力量就變成無量，所幅射出來的慈悲能量非常地強大。為什麼？因為他的心理與眾生之間，沒有一道牆擋在那裡。

我們的愛倘若有心牆高築，就會分辨哪些是屬於「我的」，哪些不屬於「我的」。與我的因緣深，我的愛就透徹；與我的因緣不深，就有一股無形的心牆擋在彼此之間，使我們的愛不能夠成為菩薩的大慈大悲。天主教、基督教也看到這個問題，他們怎麼解決呢？他們希望藉由向天主全心全意地感通，分享天主無限的愛，因為天主是愛一切人的，所以感通以後，人也就領受神的旨旨來愛一切人。

我們看，臺灣的社會福利事業，一

半以上都是天主教在做的。那些來自外國的神父、修女，受到天主的召喚來到東方，一輩子就在這裡奉獻，奉獻給智障、殘障、眼盲、耳聾、精神病患等等弱勢生命。他們相當慈祥。為什麼他們能薰陶出這樣的氣質呢？因為他們本著天主的愛，放掉自己的小我，成為天主的一隻手、一雙眼，來為眾生服務，回報天主無限的愛。

從佛法的緣起論來說，世間是因緣和合的，不是上帝創造的，所以無從解釋上帝的存在，也無法解釋上帝是否愛大家。因此，如果佛教徒有愛，不是來自跟上帝感通，讓聖靈充滿我們的心中。那麼佛教徒的慈悲來自哪裡呢？我們如何讓自心對眾生充滿慈愛？

我們在共修會上，第一場誦唸《金剛經》，第二場誦唸《普門品》，然後舉行佛前大供，接著由法師開示，最後作個總迴向，有苦難的人，祝願其苦難早日消除；往生的人，祝願他早生淨土。所有這些功課的流程，都有其深刻的意義。

誦唸《金剛經》，希望透過智慧的利斧，把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心牆拆掉。讓無我的智慧，穿透我與眾生之間的那道心牆，讓自己與眾生之間無有隔礙，樂於將自己擁有的美好事物分享給眾生。如果事事以自我為中心——這是我相。幫對方做了一點事，就期待得到對方的回饋——這是人相。做了一點功德，就期待得到眾生的回

饋、讚嘆——這是衆生相。做了一點功德，就希望我在未來能夠得到好報——這是壽者相。《金剛經》中說要超越四相，如何超越？要用緣起來觀照，透視我與衆生看似各自獨立，但其實在因緣之中有著密切的關連，因此沒有常恆不變、獨立自存、真實不虛的自性可言。

其次，當我們誦唸《普門品》時，可以注意：經文重覆在提醒我們，要常唸恭敬觀世音菩薩，因為觀世音菩薩是有求必應的，當我們時時憶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時候，我們與菩薩之間就能相互感通。世間有許多在奮力幫助衆生的菩薩，他們忘掉自己的憂苦，心心念念想的是苦難的衆生，這麼多菩薩所合鳴的大悲交響樂，就是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梵音海潮音」。我們對所有聖者菩薩、凡夫菩薩的讚仰，全部凝聚成對一尊現前的觀世音菩薩的禮敬；其實，觀世音菩薩的隨類應化，她的千手千眼，不正就是十方法界凡夫菩薩與聖者菩薩的呈現嗎？

所以，當我們在誦唸《普門品》時，不祇是要求菩薩保佑我們，而是要發願，期許自己也用《金剛經》的智慧——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再加上體念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力量，無有隔礙而平等地普視衆生。這一切，都能在我們面對苦難的衆生時，得到切身的驗證。

也許我們會覺得，這個功課很困



昭慧法師於共修中開示。（98.6.21 檔案照片）

難，但是當我們與菩薩感通以後，常唸恭敬觀世音菩薩，心念時時念茲在茲，慈悲的能量就能充沛其心，至大至剛，恆遍十方，豎窮三際。當我們把自己放空，全面地領受菩薩大慈悲的力量，將慈愛的心念轉向、迴向別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將會發現，自己越來越能見衆生而生歡喜心，對衆生的感情中沒有執著，能夠做到疼惜對方，可是不求一絲一毫的回報，那是超越一般相互黏著的感情。這種力量，確實會是「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雲」。

所以，無礙無量的大慈大悲，是可以透過幫助衆生來自我訓練的；而大家來學院共修，也就是在培養這樣的能力。透過共修，提醒自己要時常恭敬誦唸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心誦念菩薩的當下，是沒有雜染的，與大慈大悲相應的，所散發出來的力量，沛然莫之能禦。於是你的心光會越來越「無垢」而「清淨」，所能呵護的生命就越來越不

侷限在我所有或我所屬的範圍之內。

因此鼓勵大家，趁每個月一次的共修機緣，回來充充電、誦誦經典，供養諸佛菩薩、法界衆生，與其他同參道友「以法相會」，彼此互相關懷。關懷有時不必然透過言語。前幾天我去探望一位病友，她已是卵巢癌末期，一看到我就痛哭，我輕輕地摸她的頭髮、臉頰、手臂，靜靜地陪她，雖然一句話都不說，但疼惜她的動作勝過千言萬語。等到她哭完了，我問她：「你恐懼嗎？」她回答說：「不恐懼！因為曾來學院聞法，打過禪七，所以面對生死十分平靜，沒有什麼恐怖心。」千古艱難唯一死，面臨劇苦竟然沒有恐懼，也不枉她學佛一生了。

所以，不要擔心如何付出，我們平時所具備的種種能力，都可以拿來奉獻周遭的衆生。如今，連出家師父們都得訓練各種能力，例如：音響要怎麼調整、空調要怎麼處理、刊物要怎麼編輯、網路要怎麼建置。個個都要有三頭六臂，進到大寮要能夠炒菜，出了廚房要會打掃廁所。師父們都要受種種能力訓練，何況是在家居士？有些人以為，學佛要萬緣放下，那是錯的！學佛，是要提升自己的願力，強化自己的專業能力，用來幫助衆生。學佛學到變成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會，那是有問題的。

今天早上，看到一位年輕朋友在庭院幫忙除草，他家裡開佛教文物店，媽媽將來想把店面交給他。我聽到了就

說：「很好，你來幫忙除草，更要常來聽聞佛法。為什麼？佛教文物店也可以是一個心靈休憩站，如果有人心靈憂苦，來你的店裡買一把香，若你善能說法，不就剛好能解決他心裡的憂苦嗎？如果你覺得你目前的功力還不夠，可以推薦他來寺院找師父晤談。」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都可以打造成實踐菩薩大慈大悲的場域，不要小看了自己的力量！

所以，學佛要把自己的能耐訓練到透徹，讓心力更堅強、能力更強大，去幫助一切的衆生。如果大家能夠如此念茲在茲，就不辜負每個月回來共修充電一回了。鼓勵大家結合佛法與個別的專業，不斷地幫助衆生，那麼，將來各位一定可以領會《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的智慧，並感通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力量，體悟大乘不思議解脫的境界！讓我們彼此以「入不思議解脫門」相互期勉！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懸壺濟世拔眾苦、醫道獨步譽香江—劉醫師赴港巡醫記

doi:10.29665/HS.201010.0007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釋耀行

頁數/Page：52-5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懸壺濟世拔衆苦 醫道獨步譽香江

## 劉醫師赴港巡醫記

■ 釋耀行



劉德芳醫師赴香港為慧瑩長老尼診療，病況大獲好轉，首日調治已可起立而行，第二日已可緩步走出病房，前往大廳禮佛。（99.8.13，左二起：慧瑩長老尼、劉德芳醫師，右起：耀行、彰妙法師）

**住**錫香港的慧瑩長老尼去年6月不慎摔倒以來，昭慧法師一直牽掛老人的身體狀況，98年底及今年初，筆者曾經兩度隨師赴港探望。那時，法師就再三的勸請長老尼到台灣就醫，但老人念及法師弘法的忙碌，不忍增添她的掛礙，所以堅持留港治療。

在學院，有一位來自新竹的劉德芳醫師，醫術高明，長期為學院住眾義診，以平和的手法調整身體的骨骼、經絡，治療完畢往往就有疼痛頓消的驚喜。去年昭慧法師的令堂知光師公，已是耄耋之年，在寮房滑倒傷及腿骨，無法行路，也是在劉醫師的醫治下，不久就行動自如。歷經多年的互動，宅心仁厚的劉醫師受到師長和同學的一致信任和尊重。

最近又獲悉，長老尼雖然得到身邊弟子的細心照顧，但因為年事已高，又傷及骨骼，所以至今仍然側臥病榻不良於行。聽到這個消息，昭法師愈加焦慮，看到眼前就有這麼高妙的醫師，因此考慮：「如果請劉醫師為老人治療，一定有很好的療效。」劉醫師平日非常忙碌，他是新竹曲溪里的里長，要服務7000多轄區的民衆。但是聽法師介紹慧瑩長老尼的修道事跡與健康狀況，對老人生起敬重之心，於是慈悲應

允親赴香港為長老尼醫治。考慮到一兩天的治療效果不明顯，所以極力排出7天時間，希望做一完整的醫治。法師本來打算陪同劉醫師赴港，但兩位都是忙人，時間實在無法協調，而老人的狀況又不容再拖延了，與劉醫師商量後，法師決定讓我與彰妙師父於參學返回大陸時，陪同劉醫師到香港為長老尼醫治。

老法師香港的弟子何翠萍將昭慧法師請醫赴港的消息報告長老尼，聽說專門為己而來，長老尼不忍勞師動眾，堅持說自己年已老邁，傷已至此，所以就不勞醫師遠道跋涉了。昭法師一邊心急如焚地安排劉醫師的行程，一邊電話聯絡希望說服長老尼接受治療。法師的堅持也感動了照顧長老尼的弟子，翠萍只好善意的安慰老人，說：「台灣的劉醫師是到香港來旅遊的，昭慧法師拜託他順路來為老法師醫治。」也許是眾人誠心所至，老人終於同意接受治療。

臨行前昭法師再次殷殷囑託，要我們盡力的溝通、協調，既讓長老尼放心



劉德芳醫師（右）受昭慧法師之請託，赴香港為慧瑩長老尼診療。（99.8.12）

的接受劉醫師的治療，又要照顧好劉醫師。法師的囑託令我們頓感重責在身，希望盡力圓成善願，不負師長之託付。

99年8月11日，筆者與彰妙師父陪同劉醫師飛抵香港，妙華佛學會勞海新、鄧美嫻、周玉蓮居士前往機場接機。有感於時間緊急，在機場用晚餐時，勞海新居士就與劉醫師商量第二天開始的治療方案。晚上住宿勞海新居士寓所，為了接待我們，勞居士特意騰出房間，暫時搬到別處，此後幾天又親自開車接送，帶我們到大嶼山參觀天壇大佛，待人非常的細緻而周到。

8月12日上午，鄧美嫻伉儷開車接我們三人前往志蓮淨苑安老院，看望在此靜養的慧瑩長老尼。劉醫師首先幫長老尼檢查，結果發現：老人由於久臥床塌，肌腱有一定程度的僵硬和萎縮，導致腿無力，所以無法行走。正在檢查時，有護士前來提醒：因為安老院有為入住的老人購買保險，因此不能在安老院的範圍內為長老尼治療，可以接老人到院外的地方進行療治。顧慮到老人本來就行動不便，外面又是炎炎烈日，於是大家商議，請長老尼住院期間的監護人聯繫院方，以書面申請的形式，表明自行承擔醫治的後果，院方不負擔任何責任。有了這個手續，劉醫師才安下心來，平心靜氣的為老人治療。

一小時後，本來坐起來都需要人扶持的長老尼，在劉醫師的鼓勵下，慢慢



第二日慧瑩長老尼已可緩步走出病房，前往大廳禮佛。  
(99.8.13，左起：劉德芳醫師、慧瑩長老尼、余秀英、耀行法師、彰妙法師，後：鄧美嫻)

下床，而且答應走一走。在旁照顧的弟子立刻拿來四方型的行走輔助椅，長老尼搖搖頭說：「不要這個，用拐杖就可以了。」看著老人拄著拐杖，步履緩慢、堅定的走出房間，大家歡喜的鼓掌，為長老尼也為醫技高妙的劉醫師。

劉醫師此次是第一次來港，每日上午幫長老尼治療完畢後，下午還有空檔時間，雖然負責接待的妙華學員想利用這個時間帶劉醫師到香港走走，但濟世心切的劉醫師卻想用這個時段來幫助香港的病患。熱情的鄧美嫻師姐立刻幫忙聯繫診療床，為了免除劉醫師來往居所與安老院之間時間的浪費，居住在安老院附近的周玉蓮師姐，主動提出接劉醫師到她家裏暫住。考慮到後續幾天會有不少病患請劉醫師治療，因此劉醫師有些猶豫，擔心會打擾她，但玉蓮師姐多次表明沒有關係，仍然盛情相邀，於是請劉醫師移駕到位於黃大仙的玉蓮家，每日上午前往安老院為長老尼治療，下

午服務香港的佛友。因為排隊等候的人太多，劉醫師有時候甚至工作到晚上11點，玉蓮師姐也前前後後的照應，佛弟子不忍眾生苦的悲心可見一斑。

隨後幾天，長老尼的狀況一天好似一天，行走的時間增加，距離加長，也不需要人在旁攙扶，自己就可以拄著拐杖，緩步走到走廊盡頭的佛堂去禮佛，在房間亦可端正的坐在桌前看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每次去拜見老人，她都要身邊的弟子拿出食物請我們品嚐，又仔細的詢問我們在港的接待安排，不忽略在場的每一個人。看到我與彰妙師父這兩個後生晚輩，老人就像老爺爺疼孫般的，不但請我們吃東西，而且發紅包給我們，並且說：「這是給小孩子的，不要拒絕。你們不在香港，這是提前給的過年紅包，回去後要好好弘揚佛法。」又託付劉醫師帶去捐贈弘誓學院的匯款，而這些款項都是弟子們平日供養長老尼的，老人都把它存起來捐贈弘揚印順導師思想的各個團體。試問這樣一位高齡體弱的長者，時時想到的仍然是照顧他人，這豈不是菩薩行者生命特質的最佳寫照嗎？其大德風範令在場的弟子感動、讚歎！

在香港雖然只有短暫的幾日，但明顯感受到兩岸佛弟子對大德的景仰和牽掛，長老尼就在這樣的共行善願中站起來了！這既是佛門之福也是弟子之福，我們真誠的祝願老人：法體早日康復、為法住世、教導後學！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悲心濟眾苦－劉德芳醫師訪談記

doi:10.29665/HS.201010.0008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劉德芳;釋果定

頁數/Page：55-5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悲心濟眾苦

## 劉德芳醫師訪談記

■ 劉德芳醫師講述·釋果定記錄



劉德芳醫師（右）為慧瑩長老尼診療。（99.8.12）

首 先我想說的是，在臺灣，比起其他的團體，弘誓學院沒那麼多的錢，所擁有的資源也有限，但是，昭慧法師真的是一位非常有情有義、又尊師重道的人，而我會到香港為慧瑩長老尼診療，也是因為昭慧法師的那份用心。再來，我要感謝勞海新居士讓出自己的房間給我居住，並且一直開車載我往返各處，我想這是沾了法師的光彩，才會讓他們如此襄助。

我到香港的第一天早上，由勞海新居士接我到志蓮淨苑安老院看望慧瑩長老尼。她目前住的是兩人一間的病房，本來我在作診療時，如有診療床會比較好做，可是怕打擾到另一床的病人，於是就在病床上診療，很不方便。可是，若要接長老尼外出就診，又怕她體力不堪負荷，於是就向安養院簽寫切結書，表明自行負責任何醫療行為的後果，院方不用負責。如此一來，大家也不再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長老尼一慣的個性是不願意麻煩人，要去香港之前，昭慧法師先電話請示長老尼我要去香港義診一事，長老尼聽到我是專程到香港幫她治療的，就說不要。後來只好善巧地說：「劉醫師是要到香港來玩的，順便幫您老人家看一下身體。」長老尼才接受。第一天的診療，長老尼本來有點不習

慣，但是我慢慢的幫她推、幫她療治，約一個小時後，原本老人家要用四腳助行器才能勉強行走的，但是她居然說：「不用，用拐杖就可以了。」大家看了都高興得鼓掌。

第二天，長老尼就能走出房間，慢慢走到廊道的椅子上坐，第三天可以走到佛堂禮佛，再走回來，也可以端身正坐地看經書，進步非常快速。這時，長老尼的內心對我有了信心，就向身旁的人交代，希望我能再過去看她。因為平日都有信徒看望長老尼，所以當他們看到長老尼復原的情形，便一個告訴一個，口耳相傳地來找我，希望我能幫助他們的病情。

一位住在安老院附近的周師姐，考慮到後續幾天會有很多人請我治療，為省卻我在居所與安老院之間的往返時間，便主動提出：接我到她家裏暫住。所以每天早上，我就到安老院幫慧瑩長老尼做復健，下午再幫其他需要診療的人義診，晚上再回到住所，大約都11點左右了。剛開始診療完的晚上，耀行師父跟彰妙師父就向我建議要收費，不然來看病的人會無有止境，我想一下就說：「經濟上有困難的人，不收取任何費用，其他跟臺灣一樣的收費標準好了。」

印象最深的是一對兄妹，哥哥出車禍至今四年，頭蓋骨缺了一大塊，半身不遂，沒人說可以復原，家人也幾乎要放棄了。妹妹前來問我的想法，我說：

「要看到人才能告訴你結果。」後來妹妹帶哥哥過來，我看了之後就跟妹妹說：「完全好不敢說，但是可以讓他恢復自理。」而讓我非常感動的是：哥哥已經結婚了，可是妻子一星期才來看他一次，而妹妹卻是每天到療養院看他。

後來我才知道，從她的住所要花一個半小時才能到療養院，然後上五樓接哥哥，再搭一小時的計程車送到這裡。每次上下車都要用抱的，哥哥的體重至少六十公斤以上，長期下來妹妹的腰部



慧瑩長老尼病況大獲好轉，首日調治後即可坐起讀經。(99.8.12)

都有問題。當我知道他們的情形後，就向她說：「要辛苦就我一個人好了，你們不要過來，我過去療養院為妳哥哥診療。」所以這趟去香港，有兩個人我是持續每天都一定要義診的，就是慧瑩長老尼與這位病人。

幾天下來，他的腳已經有蹬起來的力量，這對他跟他家人而言，點燃起非常大的信心。於是我盡能力所及地幫忙他們。當我要回臺灣的那天清晨，仍然

先到療養院為這位哥哥做治療，早上八點再到安老院為長老尼做復健。

我在香港七天，頭幾天，彰妙、耀行法師都有陪同，一方面是語言上的溝通順暢，二來長老尼對我們的到來，也比較有親切感。後來當他們回到深圳後，馬上有三人從深圳辦理當日簽證，過來香港給我治病。結果時間排不上，讓他們無法看診，只好再留一晚，仍無法排上療程，造成對方及勞師兄之間很大的困擾。我知道後就說：「他們來了兩天，都沒辦法排上療程，這樣說不過去！我們可以晚一點吃飯沒關係，可是一定要幫他們看好才行！不要耽擱到他們的看診機緣。」

看完後，他們希望我能到深圳幫忙治病，我回答說：「我會來香港，都是因為昭慧師父結的善因緣；如果要過去深圳，也要跟昭慧師父說一聲。」所以大陸的耀行師父、香港的勞海新居士，都有打電話跟昭慧師父商談此事。我的想法是：「不管有沒有給費用，我都願意幫忙。失業、流落在外、貧窮困苦、小兒麻痺、沒有排上時間，如果沒有給費用，也不需要記帳，因為我都會幫這些人看病。如果有給費用，我請他們放在旁邊，我也不會看有多少。」大致緣起就是這樣，我只是把我該說的、該做的，都向他們講清楚，因為大家能結這份緣，都是因為昭慧師父的情義，所以對於昭慧法師，他們非常的感動、感恩。

看病之中，有一位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生病已經三、四年，看遍中西醫都沒什麼效，但是過來給我看了兩次之後，改善非常大，他拜託我務必再去幫他看診，就算磕一百個響頭都願意。我聽了為之動容。還有一位二、三十年都睡不著覺，每天晚上都要墊好幾個枕頭，還未必能睡著，當我幫他調理之後，他就像平常人一樣，只要一個枕頭就可以睡著了。還有很多口耳相告而過來的，也都希望我再到香港、大陸看診，他們都願意幫忙安排場地。一個人病了那麼多年，而你可以幫助他們改善，那種得到重生的感受，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無法體會的！

可是幫忙人家是一件事情，看病的場所、時間的安排，也很重要。我只有一念心：「能幫多少人看病，就盡力的幫他們看病，就算不吃飯也沒有關係！」可是當中有很多得麻煩當地的佛友，安排交通、房子、診療床、排診療時間等，還有病人從老遠的地方花兩、三個鐘頭過來，如果排不進去，這讓人家會多麼失望！他們畢竟是花了很多精神才過來的！

有一天，當慧瑩長老尼能夠自己走路，我只是在旁攙扶，讓他不要再跌倒，結果走到一半，就碰到一位馬來西亞的信眾看望老人家。他問我多年的老毛病可不可以解決，我說當然可以。就這樣，不到五分鐘的談話。等我幫其他



妙華佛學會佛友為慧瑩長老尼（前右坐者）祝壽。  
（99.9.6）

人診療好，六、七個人準備去用晚餐，這位信徒特別跟我們前去，並把我們的帳一起付了。用完餐，他說希望我能幫他診療，於是我就幫他療治，結束後他說，將來有機會會到臺灣拜訪弘誓學院，順便請我幫忙他調理身體。

還有一位勞海新師兄的朋友，我們約在最後一天的下午四點45分，結果對方耽擱了十五分鐘，我已經坐上車，剛發動車子準備離開，這時對方的車才剛好到達。還有一位八十幾歲的老先生，坐一個多小時的車前來，向我說膝關節不好，結果我看了之後，發現其實是腰椎受損的問題。這些點點滴滴的過程，有很多的機緣，就這樣短短幾分鐘，因緣就接上，如果錯過了，以後可能也看不到了。

最後，我比較掛心的是，香港這些居士願意學佛、有機會學佛，很不簡單，可是由於長老尼這幾年身體微恙，沒有再到妙華佛學會授課，這些佛友與這個團體還是十分期盼長老尼康復。畢

竟這個佛學會，是長老尼長年辛苦建立起來的，真希望有正知正見的法師到香港妙華佛學會發心弘法。

另外，在長老尼生病這段時間，已有多年未辦皈依活動，所以那些居士看到長老尼可以走路了，都希望長老尼能在九月十八日的觀音誕，為大眾主持皈依法會。有信徒希望我能向長老尼提，但是我能做的，我盡量做，有些不是我份內能做的，我也不好逾越分際，只希望能有因緣圓滿！以上就是我在香港幾天的情況與想法。

【編按】

劉醫師將這七日行醫後，香港病友給他的謝禮，總計三萬多元台幣，悉數交給昭慧法師全權處理，自己分文不取。法師表示：這是劉醫師的純淨善德與湛精醫術所感召的善因緣，學院不宜接受這筆捐款，純粹代為保管，作為下回劉醫師到香港行醫的旅費。

除了文中所提到的勞海新居士與周師姐外，妙華佛友何翠萍居士，是另一位促成劉醫師香港之行的菩薩。在長老尼不願麻煩劉醫師來港為她治病的情況下，她善巧安排了劉醫師這趟香港之旅，並且在學團已為劉醫師購好機票之後，堅持要以相等數目的捐款拿來贊助本院。她對長老尼的孝心，讓人十分感動！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昭慧法師大陸弘法隨行記

doi:10.29665/HS.201010.0009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釋耀行

頁數/Page：59-6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昭慧法師大陸弘法隨行記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 釋耀行



廣東尼衆佛學院於客堂熱誠接待昭慧法師一行人。(99.1.18, 右起: 教務長振輝法師、惠州彰妙法師、台灣法航法師、梅縣千佛塔寺慈宏法師、惠州耀行法師、院長達理法師、昭慧法師、香港勞海新居士、教務主任智如法師)

2010年元月17日至19日，應廣東省尼衆佛學院的邀請，昭慧法師由香港經深圳，前往位於陸豐市的該學院演講。此番應邀講學的因緣尚要追溯到2001年，其時昭慧法師正在梅州市千佛塔寺佛陀教育中心為該寺的僧衆做佛學講座，廣東省尼衆佛學院就邀請法師前往陸豐講學，無奈授課的時間滿檔，只好抱歉辭謝。時光荏苒，這樣的因緣竟然等待了近乎十年，今日才得以成熟，這既是聞法者求法殷重心的感召，更是法師不忍聖教衰的悲心使然。

熟悉法師的師友都知道，在法師弘法生涯的規劃中，僧伽教育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爲了這些莘莘學子能在佛法的道路上邁出堅實的步伐，法師就是再忙再累，也是說法不懈的。所謂道：言爲心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這樣的側寫用在法師身上，是毫不爲過的，這也正是我以此爲題的心情。以下就著我三日隨行的見聞，記錄在後，以追憶當時的點滴記憶。

### 一、參訪深圳弘法寺

17日清晨，昭慧法師攜同佛教弘誓學院教務主任傳法

法師乘機前往香港，近中午時分抵達機場。香港妙華佛學會勞海新、何翠萍、關鼎協居士前往接機。法師此次赴尼眾佛學院講法的因緣也是妙華佛學會何翠萍、黃麗芳居士竭力促成的。二位居士長久以來，受到已故院長宏慧長老節衣縮食辦學精神之感召，又在佛學院見到那麼多年輕的尼師在此學習，於是心生喜悅，乃發心購書充實該院的圖書館，出錢出力也在所不惜。何翠萍居士此番受尼眾佛學院邀請法師的託付，於是再三懇請法師蒞院說法，雖然法師告知寒假將至，事物繁多，恐難分身，但翠萍居士依然鏗而不舍的詢問可能的時間空擋，最後終於不辱使命促成了這次法宴。

出機場後，法師一行直接前往志蓮淨苑安養中心，探望在此靜養的慧瑩長老尼。這是繼上月香港講學後，法師再度專程到此看望老人。向長老尼告辭後，勞海新、翠萍、麗芳與來志蓮淨苑迎接法師的賴小玲、李卓儒母子一道陪同法師前往深圳。勞海新、翠萍、麗芳居士三天全程隨行。

之所以接下來會有半天時間留給等待中的深圳信徒，是因為法師去年在香港弘法期間，在深圳、惠州、梅州有一批長期以來跟隨我們學佛的出家眾及居士，想要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迎請法師過來深圳，當面請益。當時法師雖然慈悲應允，但由於前來迎請的師父缺乏經驗，沒有提前辦理好過海關的手續，

讓大家望關興歎，無緣面見大德。得悉此次前往陸豐要路經深圳，法師因而特意囑咐，要留半天時間給深圳居士，以對他們去年的等待表達歉意。法師護念後學的心意，真令人感動！

在場地的安排上，初時考慮，已有部分信徒直接到陸豐等待法師，餘下的幾十人想要安排在極具古典風格的靜頤茶樓，聆聽法師開示。結果事前幾日，接到翠萍居士的電話，告知深圳念佛團有近100多位居士想要面見法師，於是場地的問題讓我頗費周折。後來決定請法師去弘法寺，拜見本煥老和尚後，在寺院的齋館宴請法師，滿足眾多居士想見法師的心願。



昭慧法師於深圳弘法寺齋館為大陸的法師居士開示。  
(99.1.17)

百歲晉三的本煥老和尚，出自中國現代兩位佛教宗師——來果禪師及虛雲老和尚門下，老人一生為法忘軀，雖歷經磨難，但對弘法利生的事業，仍然念茲在茲；步入嵩壽之年，每天依然端坐方丈室，接待絡繹不絕的信徒。昭慧法師早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黃夏年教授處，知悉了老人傳奇而堅毅的人生歷程，因此到達弘法寺後，在知客常志法師的陪同下，先去拜見老和尚。弘法寺的現任方丈印順法師，因為正在參加會議，無法趕回寺院，特請知客師父代邀，晚上在新建的寺院大華興寺宴請法師。拜會老和尚後，知客師父又引導大家參觀了介紹寺院歷史的佛教文化樓，而後，在弘法寺寬敞的齋館，50多位法師居士聚集一堂，恭請法師開示。

法師首先就著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強調了佛教在傳播過程中的非暴力原則，因此面對在地文化習俗，不是一味的否定、排斥，而是提煉、淨化。從經典的記載可以看到，在印度與其他宗教的互動是如此；在中國，面對強大的祖宗崇拜也是如此。這樣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接著，以緣起、緣滅的法則闡述了佛教的滅苦之道，指出佛弟子對自己的關愛不是來至教主的叮嚀，也不是家庭般的，兄弟、姐妹式的呵護，而是因緣起法則的相關性引申出的——護生。生命都是趨生畏死的，以己度他情，就開展出關懷他人的自通之法——將愛自己的心迴轉到對方身上，這就是佛家的「眾生緣慈」。因此佛教的戒律無論在家、出家，都是圍繞「護生」理念而制訂的。進一步，佛弟子在持戒、修定、修慧的過程中洞觀緣起法的無常、無我，徹底放棄對自我的執著，是



昭慧法師致贈《佛教規範倫理學》予弘法寺住持印順法師。(99.1.17)

為「法緣慈」；再進而行菩薩道，於眾生自然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心。

廣州來的徐彬惠居士提出問題：「貪等惡法的引發往往是因為愛，由愛而生恐懼、生苦，但往往貪的生起容易覺察，但愛的生起卻無法覺察。」法師回應時指出：「佛教確實見到『愛生則苦生』，所以首先要超越對自己的愛，這是解脫道尤其重視的。而大乘佛教的妙處，卻是善用這種我愛的力量而加以轉化，去感知眾生的苦，知道眾生的我愛跟自己一樣，由此轉為慈悲。慈悲漸漸增勝，就越來越無我了。所以與解脫道的途徑是有些差別的，但二者要達到無我，超越一切苦惑的原理，卻是相同的。」

座談結束後，常志法師又乘車陪同我們前往位於東部華僑城大峽谷的大華興寺。汽車沿著海邊的山道蜿蜒前行，抵達寺院已經是華燈初上了，方丈印順法師在庭院迎接法師。來到裝飾典雅的素餐廳，寺方準備了精緻的菜餚款待法



師一行。

印順方丈與法師一見如故，無論是對佛教未來的展望還是寺院管理模式的細節，都暢所欲言，毫不隱諱。印順法師接手弘法寺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內化部分，是落實嚴謹的共住規約，管理透明化，四眾弟子都可以通過貼有僧眾個人照片、法名、所領執事的介紹，認識常住僧。常住僧眾課誦、作務的出、缺勤表都在大殿外定期公佈，起到了輿論監管的作用，整頓道風頗見成效。要知道弘法寺地處繁華的深圳，經濟物質條件都極其優渥，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培養僧眾安貧樂道的修道品質實屬不易，印順法師的舉措，也稱得上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吧。

而在外化部分，法師注重佛教文化的社區傳播。去社區的輔導員，是經過嚴格挑選的，由他自己親自培訓，考試合格者才能下社區，以佛法的慈悲、智慧，化導在地的民衆。

用餐已畢，踏著藹藹暮色，迎著清冽的海風，印順法師引導大家漫步在這間極具唐式風格的寺院，並親切挽留法師今晚就住在寺院的菩提賓舍。法師告知，由於明天一大早就需要出發去陸豐，已經訂好酒店，因此婉謝了方丈的善意，但印順法師仍然堅持要法師去看看菩提賓舍。

來到菩提賓舍才知道方丈要我們參觀的原因。這裏的裝飾瀰漫著佛教的文

化氛圍，色彩、擺設都極富匠心，在繁華的都市營造出山林的情境，在格調上又力求唯美、精緻，而且配套酒店式的服務，難怪都市人會喜歡這裏。參觀畢，印順法師親送昭法師返回下榻的富臨酒店。來到酒店，待房間開好，才與法師道別，並且希望法師下次到深圳時，由他來全程接待。印順法師真是一位性情中人。

回到酒店已經晚上9點鐘，前一天晚上從福建漳州坐了8個小時汽車趕來深圳的，漳州市薌城區佛教協會秘書長陳益群居士和同行的游永灶居士，希望利用晚間唯一的時間，請教法師幾個問題。清晨從臺灣出發到現在，一天的奔波疲勞，法師已經很累了，但不忍心他們專程趕來，於是就在酒店的茶室，解答了他們的困惑，結束時已近午夜。法師慈憫眾生的悲心令人感佩！

## 二、講學廣東尼眾佛學院

18日清晨由富臨酒店出發，預計3小時車程到達位於陸豐市清涼山的佛學院。此次法師大陸弘法行，惠州黃岡中學董事黃奕珠女士全程陪同，三天路程，親自駕車不假他人，還帶上愛女王旖旎，親近法師。來到佛學院已近中午，山門外聚集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教務長振輝法師以及從梅州、惠州趕來聞法的僧信二眾。教務長告知，本來全體學生都在山門迎接法師，因為時近中午，

學生要去齋堂過堂，所以由她代表，向法師接駕。

午齋後，在汕尾開會的院長達理法師請假趕回佛學院，與教務長振輝法師陪同法師參觀學院。

廣東尼眾佛學院位於廣東省陸豐市清雲山定光寺內，定光寺原名清雲山（又稱羅堂庵），建於明崇禎年間，距今已有360多年的歷史。宏慧長老於1995年創辦「佛學僧伽培訓班」，1996年成立「陸豐市定光寺佛學院」初具成就。1998年8月，經陸豐市人民政府、廣東省宗教局、廣東省佛教協會批准進升為「廣東尼眾佛學院」。佛學院學制為九年，設預科兩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現有六個班級，在校尼眾學員230多名，尼眾法師20多位。

我們拾階而上，參觀了教學大樓、圖書館、電腦教室、教務處、編輯室、法堂等處。定光寺是依山而建的，傳統寺院的殿宇，天王殿、大雄寶殿、



於觀音堂所塑立的三十二觀音像。一般寺院皆立十八羅漢像，而前方丈宏慧老和尚為了平等護念女眾的緣故，而巧立三十二觀音像。（99.1.18）

觀音殿一個不少。同樣是中軸線式的中國古典建築風格。傳統佛教的中心點大多是大雄寶殿，但定光寺的中心建築居然是教務樓，可見在宏慧長老的內心，僧伽教育佔有多麼重要的位置。

寺院辦學，常住與學院之間的協調尤其關鍵，許多佛學院後來停辦，大多是因為二者之間在人事、資金的分配上無法達成共識。而在這所學院，老院長宏慧長老的處理方式是：「學生第一，法師第二，常住第三。」現任院長達理法師是長老的弟子，談起長老對學生的呵護，真是如數家珍。例如：在寺院的最高點有座觀音殿，裏面供養觀世音菩薩的32應身，據教務長振輝法師介紹，建這座觀音殿的緣起是因為，長老說：「羅漢像為什麼都是男的？我要建觀音殿來供養女身的觀世音菩薩。」長老用這樣的方式為佛門的女眾鳴不平。聽到這段因緣，長期從事佛門女權平權運動的昭法師十分感佩，也因為十年前與大德緣檯一面，而深為遺憾。

振輝法師提到另一長老德範：佛學院最初曾請男眾法師教學，但長老看到這些女眾在男眾面前自卑、畏縮，於是當下決定，以後佛學院全部都請女眾法師。可見長老不僅在物質方面給子女眾學生關愛，更是細緻呵護著女眾學生的心靈，培養她們自信、自立的修道氣質。佛陀教法強調顯發心光明性的特質，不就是如此嗎？同行的勞海新居士

告訴昭法師：「這裏的學生都很活潑，可見是因為長者仁慈，讓學生沒有任何心理壓抑的苦悶。」勞居士第一次到這裏都有這樣的感慨，學院善待學生的家風就可見一斑了。

少時休息後，下午6時半，全體師生及到訪居士齊聚法堂，聆聽法師演講。短短兩小時時間，法師首先表達了對已故長老宏慧老法師的敬意，以及對現任方丈達誼法師、院長達理法師追隨長老，慈悲辦學之感佩。接著提出在佛教的整個思想體系中，如何看待戒律的問題。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戒律的制訂，背後有非常深刻的思考，佛陀不是以他個人的威權來制戒，也從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故而制戒的原理特別重要；若不清楚佛陀制戒的原理，研讀戒律往往容易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淖而不覺知，由此給自己、僧團與社會帶來很多困擾。

首先，戒條畢竟是有限的，但生活面對的問題是層出不窮的，我們無法設想佛陀在2500年前，就替我們制訂好了是否能開車、坐飛機、上網這些規範。社會在發展，我們無法與社會脫節，一群與社會脫節的邊緣人，是無法得到社會認可的，這樣的人如何讓社會對他們產生信任，如何讓人相信這些宗教師可以引領他，帶他走出生命的困惑？

其次，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既有的戒條會產生一些問題。中國的祖師早

已意會到這點，所以把握佛陀制戒精神，不拘細節，創叢林，立清規。接下來法師舉生活的事例，說明許多自以為嚴格持律者，因為對戒條的解讀有誤，對自我、社會造成不良影響。

那麼佛陀制戒的原理到底是什麼？就是在律典中所提出的十大制戒原理。法師總結為三類原因：1、為個人身心清淨，得出障道法。2、為僧團得以和樂清淨，而提供修道、弘法的好環境。3、為避世譏嫌，使世人敬信三寶。十種利益其實就是一種原理——令正法久住，一切戒律的制訂都不能違背這十大原則。以十種利益檢視教條主義持律者的言行，明顯的是有所抵觸的，



昭慧法師於廣東尼眾佛學院演講「戒學研究法及戒學原理」，全院師生、香港廣東居士共計約兩百五十人聽講。（99.1.18）

可見我們研讀戒律的方法論，以及掌握制戒原理，是多麼的重要。

19日，早齋後，大眾再次聚集法堂，繼續聽聞法師對於律學的闡釋。上課伊始，法師詢問：「經過昨天的講解，有何疑問？」有學生起來，請法師

解讀有關八敬法的問題。

法師首先舉例說明八敬法所帶來的兩性傷害，即女眾產生自卑，男眾增長我慢且產生自卑與自大交綜的情結。這種明顯違背佛法「眾生平等」原則的法條，包裝成「佛說」後，就罩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法師同樣引用律典的記載，分析八敬法形成的歷史真相。比丘尼僧團成立於比丘僧團後，故容或在當時比丘們必須承擔起對比丘尼的教學責任，在此情況下的師生禮數並不唐突。然而原本尚屬正常的師生倫理，在後來的演變中，變成以性別定尊卑的兩性倫理。甚至進一步杜撰出所謂「依八敬法得戒」；「女眾的八十四態」之謬論，後者的描述匯總成心理變態大全，無疑是「女人禍水論」的印度詮釋版。

在法師痛快凌厲的宣說中，下面笑聲起伏，欲罷不能。紛紛盼望法師再來學院，演說正法。法師最後以孟子之語「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結束了當天的演講。

### 三、普照法住精舍

此次於廣東弘法，法師在安排行程時，就告訴我們，要到惠州的精舍坐坐。這個消息讓彰妙師父和我高興了好幾天，既為法師的慈悲而感動，又因為蝸居的簡陋而忐忑。但一想到：我們就是在惠州這個小小的精舍中，開始系列閱讀印順導師的《妙雲集》和昭慧法

師的著作，法喜充滿地傾聽法師對經教的詮釋，不免覺得：精舍有了「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紀念意義。

惠州的信徒知道法師要到精舍普照的消息，也很高興，早早在登品素食府恭候法師一行的到來。與法師共進午餐後，由於精舍空間較小，多數信徒先行離去，同行的三位香港居士隨同法師來到精舍。法師禮佛後，參觀了精舍的幾處房間，小坐片刻，就要繼續趕往深圳，與送法師到香港機場的賴小玲居士會合。法師一路風塵，仍然將精舍列為一站，師長對後學的護念，真是令人點滴在心！

三天的時間稍縱即逝，隨行的傳法法師一路用相機記載印象，而我在法師身旁，看到的更是大德的身教。在尼眾佛學院，即使是小師父頂禮法師，法師都同樣跪下還禮。不是親眼所見，誰會相信廢除八敬法的昭慧法師是這樣的善待他人，其實熟悉法師的人都知道，這是法師的一貫做法。因為她所爭取的是：「不為自己求安樂，但為眾生得離苦。」這樣的悲願，就是法師行動的原動力。在此僅以本文，表達我對法師菩薩行的敬意！

2010年元月23日記於法住精舍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多喜臨門（三則）

doi:10.29665/HS.201010.0010

弘誓雙月刊, (107), 2010

作者/Author :

頁數/Page : 66-6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1010.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多喜臨門 (三則)



玄奘大學第十三屆校慶頒獎典禮，教學、研究、服務三項優良獎得主（99.10.6，左起二人：曾光榮教授、昭慧法師，右起二人：林麗惠教授、陳偉之教授）與頒獎人林博文副校長（中）合影。

## 一、本系獲准單獨招生

### (一)佛教大學中之唯一宗教學系

99年10月8日，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接獲教育部公函，准予單獨招生。這對許多過往亟欲就讀本系，卻不得其門而入的宗教人士與社會民眾（特別是佛教法師與居士），可說是一樁大好消息！

宗教在台灣，無論是精神層面，還是社會、文化、經濟等各個層面，其影響力都不容小覷。因此無論是針對宗教之本質與功能作嚴謹之學術性研究，還是擴大宗教服務相關行業之實務訓練，宗教學系之存在都有其特殊重要性，且非各宗教內部之研修學院所能替代。

截至民國98學年度為止，台灣各大學只有輔仁、真理、玄奘、佛光、長榮等五所大學，設有宗教學系之學士班，依其創校背景與設系宗旨而各有特色，但都肩負著上述兩項教育責任。而佛光大學之「宗教生命學系」，又將自100學年度停招。因此100學年度起，將只有四所大學保留宗教學系。而本系已成為佛教大學中之唯一宗教學系。而本系正是在這樣的教界期許與社會需求之下，提供妥切之學術訓練與實務訓練，因此歷屆系主任雖因招生管道之局限而備嘗艱辛，卻絲毫不退轉其志。

## (二)草擬「單獨招生計畫書」

由於宗教學系性質特殊，本系雖申請入學者報考者衆，應屆畢業生申請入學就讀本系之意願很高，卻因三倍率篩選而大都被摒除在門檻之外。而參加指考學生填志願時，未必如同申請入學之學生，對研讀宗教有強烈之興趣與意願。想讀的學生進不來，不想讀的學生卻隨意填志願而浪費了招生配額，導致本系之教學資源未能充分運用，殊為可惜。

就宗教領域之在職者而言：本系礙於既有招生管道，故所招收之學生，大都來自高中應屆畢業生。然而佛教、道教、民間信仰與新興宗教團體之領導人，頗有意願培養其子弟及後進人才，卻苦於入學無門。此中佛教雖已有研修學院之成立，但仍有衆多佛教之宗教師，擬進行跨宗教之研究，因此無意就讀佛教研修學院。而民間信仰與新興宗教團體之宗教人士，更是無意就讀佛學院、神學院與



上海復旦大學與玄奘大學之宗教系所簽訂交流合作協約，並握手互換合約。(92.4.9 檔案照片，左起：前所長黃運喜教授、前所長羅宗濤教授、復旦大學宗教所長王雷泉教授、鄭燦山教授、現任所長昭慧法師)



昭慧法師帶領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學生參訪大愛電視台。(98.5.23 檔案照片)

道學院，他們只想就讀跨宗教研究之本系，卻屢因高中學力測驗或指定考試門檻，而受拒於本系大門之外。

此諸學生倘能入本系就讀，其重要意義有二：

1. 將可提昇其所屬宗教團體之素質，這對整個社會、該諸團體以及學生個人，都將有十分正面的效用。
2. 招收此諸在職生，可帶動班級學習風氣，他們豐富的社會經驗，也將為師生帶來良好的互動。

基於以上理由，本系亟思在甄選入學之外，將部分名額提供單獨招生，讓應屆畢業生中想讀且能讀的學生，以及已有宗教體驗，已在宗教界服務多年，且有意願研究宗教學術之學生，在更為彈性的招生管道下，順利進入本系就讀。

因此本年八月，本系草擬「單獨招生計畫書」，載明本系之宗旨、目標與發展方向，並作學系現況之分析，因應招生作業之實際需求，而向教育部提出了本系學士班之單獨招生計畫。

### (三)招生管道彈性多元

值得慶喜的是，就在十月八日，本系接獲教育部公函，准予單獨招生。因此本系招生之40名額，將保留10個甄選入學名額，作為高中應屆畢業生之入學管道；其他30個名額，則將由本系辦理單獨招生。

如此一來，應屆畢業生中想讀且能讀本系的眾多學生，將不再受限於「三倍率篩選」制度而被擋在門檻之外。另一方面，許多對「宗教學術」饒有興趣



系週會上系主任昭慧法師致詞勉勵同學進德修業。  
(99.9.15)

之宗教人士，或擬接受「宗教旅遊」、「宗教樂活產業」實務訓練之宗教人士或一般民衆，由於離開校園已久，對高中、職教科書相當陌生，因此原本無法依循甄選或指考管道，進入本系就讀，如今本系既已獲准單招，這些宗教人士或一般民衆，將可循本系之單獨招生管道，申請進入本系就讀。

總之，有了單招政策，那麼學生在彈性、多元的招生管道下，將有更多機會，順利進入本系就讀，而本系之教學



玄奘大學校園位處新竹香山區鄉間，景緻優美、空氣清新。  
(右：圖書資訊大樓，左：善導活動中心)

資源，亦能獲得充分之運用。這將是學生之幸、本系之利，也將是社會之福。

在這30個單招名額中，本系特別撥出10個名額，提供給有意願研究宗教與佛學的教界僧衆、居士，詳情請洽本系辦公室蔡素芳助教（03-5302255轉4201）。

凡就讀本系之僧衆，將由慈恩精舍免費提供午、晚膳食，可申請獎助學金與工讀金。詳情請洽佛教弘誓學院（03-4987325）。

## 二、開學新氣象

9月中旬為玄奘大學99學年度上學期開學首日。

宗教學系本屆大一新生有20位，且今年實力大為增強——大二考進6位轉學生，其中3位來自國立大學（台中教育大學趙啓明、國立中興大學莊靜欣、國立護理學院劉語芮）；大一新生李孟純則獲得全校最高分，分數可到國立東華大學。全系士氣大振，學習興趣昂揚。



往年宗教學研究所都是一般生班報考者多，但近三年反倒是在職專班入學者眾，本屆錄取率幾近二分之一，且正取20名悉數報到，備取第一名候補落空。另有20餘位隨班附讀，準備明年報考本所。

本學期起，本系之兼任教授陣容大為增強。大學部除了往常的學術性課程有楊安仁神父及羅涼萍老師授課之外，「宗教旅遊學分學程」因獲得勞委會之補助，已請順達旅行社負責人李德用先生、源泉旅行社負責人張子樹先生，前來擔任「導遊、領隊」相關課程之講授。

「宗教旅遊學分學程」在開學後（9月14日）所舉辦的兩場課程說明會，都有90餘位各系同學到來聆聽。在林博文副校長幽默而極具說服力的「強力促銷」下，四門課程都有68乃至80人選課。

「宗教樂活產業模組課程」及「宗教文化創意產業」，除了本系專任的黃運喜教授之外，尚有傑出系友性廣法師、中山醫大前生化系主任謝易修教



玄奘大學自立書軒RFID智慧型圖書館，採用無線射頻自動識別系統，無人管理與長時間開放，有助於培養學生自立向學及涵養自律精神。

授及王貞秀法官前來授課，再加上史學家何永成教授之精彩演講，課程十分精彩、豐富。

碩士在職專班的「印度佛教史專題研討」課程，特別禮請資深佛教史家中華佛研所研究員藍吉富教授授課，並請印度佛教史專家悟殷法師作系列的專題演講，亦甚受研究生之重視與喜好。

### 三、校慶大會上教師獲頒多項優良獎與傑出校友獎



校慶頒獎中，董事長與傑出校友合影（99.10.6，左起：性廣法師、王鼎銘校長、了中長老）

10月6日是玄奘大學建校十三週年校慶。上午於聖印廳舉行校慶大會，董事長了中大和尚親臨致詞，並以「一閃一閃亮晶晶，玄奘大學滿繁星」勉勵全校教職員生。

本系系主任昭慧法師今年獲得教學、研究、服務三項優良獎，黃運喜教授獲教學、研究兩項優良獎，本系助理教授性廣法師因其學術成就而獲頒傑出校友獎。本系多喜臨門，師生歡欣不已！